

心霞集

蔡欣著



Red Chuan
88.

目次

心霞集

蔡欣著



目次



別哭，小婷婷

都門寄簡

我在春裡歌讚愛情

養病雜感

給北藍羚

哀伯父

絕望的哀悼

淺談出賣

——短篇小說——

我們結婚了

舞會

心疚

55 47 41 37 32 30 27 24 18 16 13

序



還鄉

——遊記——

心已飛翔

溫情滿街

來到烏來

花蓮——那一段險路

世界十大城市——漢城

華克山莊的一夜

漢城的宮殿

板門店行腳

台北與香港街頭

63

69

73

79

83

91

97

103

108

115

序

慧適

一有機會見到文藝界的朋友，總不忘鼓勵大家結集出書。因為我總覺得，不論是好是壞，在現階段的馬華文壇來說，能够結集成書，對作者本身至少是一種策勵，對同好者也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那一次見到蔡欣社友，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分手後，許久都沒有聽到蔡欣出書的消息。我想：或許生活逼人，蔡欣不再幹這種自費出書的傻事了。

然而，這一次遠旅歸來，在一大堆的文件當中，却發現了一疊的文藝剪稿。不用說了，那便是蔡欣的「心霞集」。

在高興還沒有消逝之前，傷腦筋的事情也跟着來了。原來蔡欣不單是要我提些意見，而且還要我寫一篇序文。

作為多年的文藝戰友，却之不恭，只好濫竽充數了。

當我讀完了「心霞集」中的作品，我深深覺得，蔡欣是隨着歲月的消逝而進步了。

幼稚並不可恥，實際上，許多成名的作家，有誰沒有過幼稚的階段呢？細讀蔡欣的作品

，自然也有這樣的感覺。但如果再回過頭來，認真細讀作者新近所寫的，有關到港、台、韓的遊記，我想，你一定會同意：蔡欣已擁有一枝頗為靈活的彩筆了。

當然，你如果對蔡欣的出身有所瞭解，你更可以從他的「心霞集」中，看到他怎樣為美好的生活而奮鬥，為美麗的愛情而歌唱！

合上了「心霞集」，我總是在想：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過去，然而，如果你也有一些「不平凡的歷程」，並且能把這些經歷和感受，通過文字的技巧，將它忠實地記錄下來，俾便引起其他讀者的共鳴，那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嗎？

對蔡欣社友已經做到這點了。在這裏，寫上我對他的祝福。

（一九七八・二・十夜於念慈小築）

心上的彩霞（代序）

XX 文友

我很高興在這裏和你談起「心霞集」。這本集子反映了蔡欣的內心世界。那是一個既美好又帶有情感的世界。是屬於純真的一面。

你知道我除了崇尚忠勇和正直以外，也十分珍惜純真的內涵。那雖然是屬於內在的精華，不可能輕易被發覺，但只要你肯用心靈去體會，你便會覺得那是存在的東西。

蔡欣是我熟習的人。我很欣賞他能把一抹彩霞留住，而且永刻在心版上，讓霞光照亮了人生寂寞的旅途。「心霞集」的文章，不管是讚美、笑語、嘆息和憂愁，都深深地感染了我，因為我知道那是純真的，是可以透視的。

很勇敢、很自信、很逼真、很個性……，那是蔡欣還在少年郎的時代。十多年後的今天，蔡欣仍然具備那些優點，一剎那間衝線的英姿不減當年；你讀他的文章就曉得我沒有說錯。你會和我一樣喜歡「心霞集」的，我想。

祝福你。

丘梅

（一九七八・二・廿振島）

自序

幸福捏在自己手裏，任誰也不忍讓它溜去！

一九六三年初，我這個未滿廿歲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伙子，竟也贏得一位純潔天真少女的青睞，把純情流露把愛奉獻，摯情的鼓舞使我在當年年底毫不猶豫檢起包袱，背離了吉南小鎮蘆坑，北上日得拉，是帶着美麗憧憬愛的嚮往，詩的夢幻，希望迎一個春天的來到！可是，在日得拉兩年的日子，是現實的考驗，生活的鞭策把美麗不再美麗，把詩不再抒情；但那份沉醉新聞工作的熱愛，使我忘了騎摩哆西卡奔波田野鄉鎮，以稿計酬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涯。

後來因為一位米都同事的病假，我接受報社委派在六五年杪到米都代工，但那位同事不幸一病不癒，館方爲了業務，迫不得已祇好要我留下來了。

當時的米都，沒有今天的繁榮，縱然是很年輕，但比起故鄉蘆坑和日得拉，對我這個鄉下人來說，尤其是一端腳進去便是一個陌生的新聞界與複雜競爭的社會——我更覺得渺不足道了！

南北相隔七十多英里，對一對初戀小情人，月下老人的安排未免刻薄了一點；但我始終

感激——那些歲月裏的虐待與折磨！

因為廿歲，思想感情都未成熟，我們祇憑穿針引線，兩心相願，可是彼此還瞭解不夠，認識未深，便胆敢共一葉輕舟泛於深深的愛湖，一旦風雨一旦覆舟，假如沒有真情沒有摯愛，沒有磨練，我想必然會有一個被拋棄被溺斃。

——在銅臭現實社會裏，跌進了大染缸想找一對沒有任何物質條件兩心相印的初戀情人，我不敢說是可遇不可求的。月老的擺弄使我迫得從米都單槍匹馬騎坐「野馬哈」西卡，曾受風吹曾受雨灑也會摸黑趕路，現在想起馳騁在田野膠林的那股優兮兮的衝勁和吉中那一段車禍頻仍的險路，真叫人不禁捏一把冷汗。

當生活裏彼此都希望有個家的原則下，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初結婚了。婚後的日子總算過得平靜和安寧，可惜祇有短短的三年，一幌眼粗茶淡飯的澹泊寧靜的小家庭，突然飛來橫禍，我的一條腿竟在一次意外車禍中受了傷，豈料這次受傷竟然叫我躺在病榻上承受了三百九十五天的痛苦煎熬！

——那是我的前半生最難忘的一段淒風苦雨的日子。

——那是一個分曉不久，未滿彌月的年輕母親最殘酷無情的打擊！

呵，叫我這個腿傷的年輕父親怎樣能够安安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呢？

幸虧我所工作的報館沒有斷絕薪供，一直到我消假復工為止，使我們一家五口總算可以

在清茶淡飯裏挨過！

病中，在幾乎陷於無助的苦海裏，我接受了妻的摯愛與鼓舞（當然這一份愛沒有依違，瓊瑤等言情小說中的男女可以不要生活只要愛情那種不食人間烟火那麼偉大？）我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小小的圈子裏，遠離大圈圈的塵俗紛擾；我始終認為，蹣跚來時又無法抗拒的時候，要活下去的話只好默默的承受。

本來嘛，這些兒女私情和個人人生旅途上的坎坷境遇，微不足以浪費筆墨，不過對一年多含辛茹苦和我患難與共的妻，我始終找不到一樣真正能够表達心意的東西，送給她作為今年我們結婚紀念的禮物，只好將多年斷斷續續，懶懶散散所寫的一些自知不够水準的短篇小說，散文及小品及幾首小詩，整理成集命名——「心霞集」獻給她，同時也聊作一位「文藝逃兵」過去的心象錄！

別妳

在南方



別妳在南方

心不開朗——歸向米鄉

列車載着我

載着沉重底心一顆

漸漸重山遠隔

更遠了 妳底心

田野黑壓壓地

心呵 怎麼也黯然無光

路程迢迢 疲憊萬分

憂他的纏擾

更忍受不了

若到北方 心呵

能不痛苦能不懷想

米都散草

雨濛

像隔着一層渺茫，沒有靈感與混濁，祇是稀薄的雨濛，遮在我凝視的眼前。

凝視——有一段痛苦的記憶，沉在雨濛的日子裏；眼前，彷彿已有晴朗，可是陽光在那裏？

拋在雨濛的歲月，霉菌把心靈視作繁殖的溫床，病魔佔有了我的軀體，緊緊要箝制那僅存一丁點的堅毅和信心，加上雨濛，我掙扎在無望與無助的邊緣。

心關一片和熙霽化了，心靈一片熱抗力也冷凍了！

不是寫優渥詩的季節，也不是風花雪月的情調，是人生。雨濛，給我撒下濛濛的渺茫！

你呵，親愛的朋友，是否能夠向我伸手！

你呵，可惡的魔鬼，是否還欺侮帶病的婦孺與貧弱！

雨濛

心霞集

呵，習慣在雨濛的你，你說怕陽光遍地，更不敢正視我在向陽處的淚影！

雨濛，是晴朗的考驗，是真理與正義的醞釀！你不能在雨濛裏保有一份摯誠，你不能在
厭倦的日子把持舵向，那麼，朋友，晴朗便永遠不會屬於你！

(一九七〇·十·廿八刊于星洲日報「星藝」副刊)

雨
蕊

米
雅
燃
草

米都散草

早霧

像羞赧少女的遮巾，給即將甦醒的米都，抹上一片迷濛。

迷濛很可愛，也很使人沉醉。

夜已揮手，晨曦還在酣沉的夢鄉，此刻，早霧最濃！

在早霧濃化中，米都是美麗的。可惜這美麗太短暫，像曇花，像晨曦，剎那間又重投於喧鬧與醜惡。

我厭膩城市的醜惡，追求純真與寧靜；只有寧靜中萬籟都已沉睡，才能找回原始的善美。於是，我常常早起，趁早霧猶濃，尋着通往交通圈的柏油路，踏醒了米都的夢。

當我踩着回來的路，霧已稀薄；路上，已有奔向學校的莘莘學子，向生活挑戰的三輪車夫，買菜的主婦，出賣勞力和心力的人們，都趁早霧猶在，向生活伸手。

呵，要唱一闕生活的歌，就在這個時刻，要迎接一天要充實一天的生命，也就在這個時

心霞集

刻！

朋友，醒來吧！趁早霧還漫，抖擻精神，做一個面對現實的戰士！

（一九七〇・七・卅刊于星洲日報「星藝」副刊）

謝蘭亭詩集

趁早霧還漫中，未幾忽變濃霧。面對現實，太現實，動覺耳，動覺心，動覺事，動覺國又動覺世。
海日戰平，幾無新去訪。訪而尋，我談，半戰煩。我！
我聽雨而覺，並聞人語聲。
動覺國史文而覺中，動覺世而覺中，動覺一而覺一。

早霧

米雅詩集

呵，多麼樸實

回鄉住了幾天，病也好得多了，鄉土氣息那般濃厚，使我忘却了繁華喧擾，心靜如水。究竟還是成長於鄉間的孩子，一縷未泯的童心，禁不住鄉村小橋，溪流，田野，鳥唱的誘惑，我暫且脫下沾染都市煙塵的外衣，以一顆樸實的心，重投清靜，淳樸與無憂。

於是，我變成了「大哥頭」，帶了三五「小哥兒」，小溪垂釣，田野溝渠裏撈魚，沼澤地帶採「巴姑菜」。

倦了，樹蔭下睡個午覺，把生活，工作，煩惱拋出九霄雲外。

這裏沒有欺詐，這裏沒有鬥爭，這裏的笑沒有藏刀，這裏的哭沒有圈套，祇聽一林清脆的鳥唱，祇見一河明麗的河水，種菜的農婦與辛勤的膠工，祇知默默的勞作換取血汗的酬勞。本身想想，我這個披着「都市外衣」的青年，已學會了多少虛偽，已懂得了多少酌唱，已沾染了多少繁華煙塵，我不禁感到汗顏！

但你儘管懊悔，你儘管汗顏，生活的鞭子，在你恢復健康的時候，又要開始無情地抽打在你身上！

呵，多麼樸實，多麼使人神往的鄉村生活，然而，已是繁華的獵物，再也不能擺脫繁華的束縛！

(一九六九·二·二刊于星橫日報「星夢」副刊)

歸去，歸去

一時受不了都市的塵菌猖獗，我底肝膽染上了疾病。

歸去，歸去，讓鄉土氣息恢復健康的身心，讓絞動的腦筋暫求幾天鬆弛；歸去，歸去，我心已似箭，歸去看看白髮蒼蒼的父親與一群活潑無憂的弟妹。

我來自膠林茂密，樸實謐靜的村鎮，我揆着生活的鞭策遠離孕育成長的家鄉，像一葉小舟在渺茫的人海，多風多雨，變更多端，那艱險逆流，多麼無常，長久地削弱，打擊與折磨，當我抵受不了的此刻，於是我病了。

病後想想，我原始的心靈呵，壓根兒厭惡都市，那蓋天的烏烟瘴氣，那附身的狡獪奸詐，雖然心惡，雖然詛咒，但我終究遠離樸實純良，走向都市，走向狡獪虛偽的污流！

此刻思索，思索復思索，我啞然，不禁失笑！

我會對鄉間兒時的夥伴說：「久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久混烏烟瘴氣，久而倒覺

歸去，歸去，我心已似箭，但歸去是否覺得林木蒼蔥依然可愛，河流淙淙依然悅耳，鄉土氣息依然芬芳？……呵，這些都可不管，帶着病後的身軀，姑且歸去！

（一九六八・十二・廿九星壇日報「星藝」副刊）

隔膜

這是一雙烏亮的小眼睛，蓄含着怯生生的表情，畏縮在內廳的角落裏，祇偷偷地向我一瞥，又急忙翻過臉去，呵，此刻她小小的心靈已失去了對我底記憶，她覺得陌生，是一個陌生人突然闖進她幼稚的腦袋裏，在胆怯之中開始厭惡，厭惡中又好奇地向我窺視。

我和靄地向她招招手，輕喚着她，她默然地垂了頭，我走近她伸手撫着她小頭顱的一刹那，突然，她「哇」地哭了起來。

母親抱了她，哭聲立刻停止了，她安祥地伏在母親肩膀上，再也沒有那一道好奇的眼光向我投視。

她，是我底妹妹，今年四歲，我最寵愛她，更喜愛那一雙永遠充滿稚氣而明亮的小眼睛。她最喜愛我的攝影機，我常常給她照了不少生活照片。

每當她哭了，只要給她拍一張照，她便會擦着淚眼，把那天真的微笑留在鏡頭上。

這些多麼美好的記憶，只隔了一年，僅僅十二個月，便如煙淡淡消斂；已不再親切，已不是熟稔的二哥，在她幼稚的腦海中。

除非我又重新投入她的小天地裏，和她挨渡着過去一般的生活，……然而，我不能，我對異鄉的生活，有如航行的船隻，在遙遠的海港拋下了錨。

當我離去，我買了一個洋娃娃給她，她居然伸過小臂抱在懷裏，但她臉上仍然苦蘊着幾分恐懼。

可是，這已令我高興了呵，我離去，是帶着一份親切的回憶。

[illegible]

別哭，小婷婷

常常要媽媽帶你來，祇因爸爸在醫院床邊沒有媽媽。

常常要你眨眨眼睛，裂開小嘴，爸爸喜歡嫩臉兒的天真；喜歡你眨一眨眼睛，裂開小嘴，用小小心靈流露着純純的笑！

小婷婷，爸爸就是那麼喜歡你。

你大大的眼珠，像媽媽。你柔紅的小嘴，像媽媽。

第一次媽媽抱你來。

小蘋果的臉兒，嵌着嫩嫩的稚氣，伏在媽媽懷抱裏，偷偷那麼溜出一隻眼睛來。

——叫爸爸，叫爸爸！

媽媽說你怎麼口齒這樣不流利，又說你怎麼這樣呆。

你又從媽媽懷裏溜出另一隻眼睛來，在小腦袋裏找呀找的，摸尋一個模糊的影子。

別哭，小婷婷

於是在媽媽的身上，在小哥哥的身上，不，是在小哥哥的身上，在媽媽的身上；是了，在媽媽的身旁，那麼常常：小哥哥依依呀呀蹦蹦跳跳，那個一手拉着小哥哥，一手拉着我的爸爸；是了，那喜歡攬你在懷裏，親一親你嫩臉兒的爸爸。

於是，久久才眨一眨眼睛，溜出了那麼純純的笑，然後低低地，慢慢地，一口一口咬碎了兩個聲音

——爸……爸！

你不再躲在媽媽懷裏，你不再偷偷溜出一隻眼睛來。你騎在爸爸肚皮上，摸摸爸爸的臉，摸摸爸爸新蓄的鬍子，一口一口咬出五個聲音來

——這是甚麼啊？

——鬍子，爸爸的鬍子。

小婷婷，爸爸就是那麼喜歡你。

爸爸把臉貼上你的臉，小臉兒太嫩了，你像家裏母雞淋了一身雨，拼命搖撼着頸子掙扎着叫嚷

——癢癢！癢癢的

噢！媽媽呢？你突然失落了媽媽。

你拼命睜大眼睛，東張西盼，還是沒有媽媽。

——媽媽，媽媽！——哇……。

你哭了，小眼睛裏很快漏出了很多大滴大滴的眼淚！

醫院裏的人都把眼睛移向你，又移向爸爸，那麼多眼睛好像說着話：

——可憐的孩子

別哭，小婷婷，你再哭，爸爸也會哭的，你不會知道爸爸哭，因為爸爸哭的時候是沒有眼淚的，祇有媽媽才知道。

而你的哭聲突然拉長了，噢，媽媽來了。媽媽來了，你撲進媽媽的懷裏，就不哭了。對了，爸爸的孩子是不隨便哭的，媽媽常說哭了別人不會抱你，也不會給你糖菓吃！

小婷婷，別哭，媽媽不會丟掉你的。爸爸離開這麼久，你都沒有哭；呵，看看媽媽，看看爸爸，你笑了。

笑得那麼純，笑得那麼甜，嫩臉上還有淚呢！

（一九七〇・五・六刊于南洋商報「綠原」副刊）

別哭，小婷婷

都門寄簡

那天，追着夕陽，趕着路。

妳送我到北賴車站，有妳心底裏的叮嚀和祝福。

而夜，已撒下憂悵的黑濛。

我拐着一條腿，在朋友的扶持下蹣跚走進閘門，我不想回頭望一望妳，拾着艱倉，我終於一步一步挨到車廂門口，當我雙手扳住門框，咬緊牙關，拖起笨重的軀體和一條帶病的左腿，爬上進口的梯級之後，我顫抖着一條腿站穩了，跟着便不期然地回頭過去，朝向閘門外的甬道，遠遠望見妳抱着孩子，拼命地輾動着孩子的小手，……我垂下了頭：「我可以不離開妳嗎？」

眼前一片朦朧，我的淚，第二次爲妳滴落，滴落在南下都門的夜車即將輾壓的軌道上。第一次爲妳掉淚，是在一年多以前。

意外的翻車傷了腿，適逢妳分娩後的十四天，我進了醫院，妳產後羸弱的身軀使妳不能到醫院來看我。

彌月的那一天，母親深怕妳體力不支，不讓妳出門，而妳却不顧一切的冒着烈日去擠巴士，一刻也不拖延的來到醫院，撲到我的懷抱裏，低低飲泣，使我不禁淒然淚下！

真沒想到，這一場病，竟然拖到今天，足足四百餘天，妳便在這般枯燥的日子河浮沉，在憂悵的漩渦裏盪漾。

煩惱與痛苦，在蠶食妳，折磨妳那顆愛我的心靈！

我感受著被愛的幸福，愛，在妳堅貞的引渡，鼓舞我衝出茫茫的濃霧……。

此刻，我躺在都門醫院裏的第十七病室，趁病人都已入夢，滿室寂靜中隱約傳來低低的鼾聲和斷續的呻吟，我心裏爬滿了寂寞，爬滿了妳的影子。

我想，妳在遙遠的北方，早已伴着孩子走進一個「小別又重逢」的夢鄉？

（一九七〇·六·廿四刊于星橫日報「星藝」副刊）

我在春裏歌讚愛情

獻給霞

斜落的殘陽，塗染半天晚霞以璀璨耀目的彩光，繽紛，於是使人意味着白晝之將近，亦有剎那間極其絢爛且奇異的展開，於是薄暮，遂凝聚，濃重……。

我依然孤獨，而躲在彷彿被遺忘的角落裏，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空氣，沐浴於暗晦的陰影中；我往往還企圖壓抑着自己，掙扎着細嚼書頁上的字粒，想在故事中尋求心湖片刻的寧靜，然而，我竟往往求獲了更凄然的冷寒，於致擴大了心靈的空虛，寂寞又宛如烟霧，密密地將我圍繞；於是我常常，帶了一聲低低地歎嘆！

我擁有豐餘的青春，並有一顆熾熱感情所充溢的赤心；但我却常常困惑在抑鬱中，禁錮在沉悶的囚籠，我活着，簡直是在受罪！

我還年輕，我怎能讓心境仿如一泓死水？我還年輕，我又怎能長久沉浸在寂寥的氛圍中？

面對着廣無涯涘的大海與高闊的晴空，我要像鷹禽展翅迴翔，趁着熾烈的火種猶存，我要把感情的火炬點燃！但我暫且不能，因為我孤獨子身。

如今我再也禁不住心的渴望，丟棄了乏味的書本，我走出了經被陰影爬滿了的斗室，迎着昏黃的薄暮，尋覓溫馨與慰安！

我背着手，走在郊野修長曲折的泥道上，踱着迂緩的步履，走着走着復走着，我不覺地便遠離了我的住所，此刻晚霞消斂，傍晚獸着垂下黑鳥的幕幔。

我悵然，因為我無從覓尋快樂，而天色已晚，我只好沮喪地拖着沉重的腳步，走回原來的道路，我走得太慢了，而致在半途即為黑壓壓的夜色所阻滯，我伸出手，摸一摸宇宙的黑暗，我企圖在摸索中回到牢籠似的家去，但我失望了，我始終徘徊在黑暗的一角，久久未能歸去；我於是惆悵，而且開始了憂悵。

.....

這是最近我時常會有的遭遇，我明知日暮以後，便是黑夜，但我還是偏偏要在暮靄蒼茫時際，遠離了住所，逗留在近郊直到黑色的夜晚降臨。

因為我尋求心靈的溫馨的慰藉，我尋求快樂的精靈，我極不願意長久孤獨子身！

於是，又在一天的黃昏，我背着手，沿着近郊的泥道向前走。這一次，我暗地裏立誓要
走得更遠更遠，若尋不着快樂我將不願回頭！

迎着昏沉沉的暮靄，我在追趕黃昏，追趕天邊爛漫繽紛的彩霞，忘了疲乏，忘了泥道的
崎嶇，就好像奔走在山林中的狩獵者，追趕着一隻逃避的小鹿。

黃昏已盡，黑夜的陰影又跟着爬上來了，遂擴大了它的範疇。在我發覺已經走得很遠的
同時，隱約地聽到近處有潺潺的流水聲，淙淙地扣入了我底心絃，我朝向那聲音走去，突然
發現了一條溪流，曲臥在朦朧的燈影中，那燈光來自溪畔一家屋舍敞開的窗戶，我走近溪畔
，倏忽，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底身影映入我的眼簾，她背向着我，所以我向她移近她也沒有
發覺，走到她的身後，我駐立，且等待；呼吸着一股清新芬芳的氣息，舒適的感覺注入了心
流！

她依然靜默地站着，彷彿沉醉在深沉的靜思裏，我委實不能再等待了呵，於是冒昧地低
低呼喚了一聲，她猛然驚叫起來，回轉頭發現了我便向後倒退了幾步，並向我射來驚悸而疑
惑的眼光，我急忙上前向她道歉，給了她絮絮的解釋。

感激她能原宥了我，漸漸地，微笑掠過她嬌羞的臉龐，藉着微弱的燈光，我看見她有清

秀美麗的臉容，兩顆深幽莫測的烏黑的眼眸，散發了青春明亮的光彩，她迫視着我，脈脈含情使我無以抵受！

——妳怎麼一個人靜默地站在晚夜的溪畔？

——我受不了落寞與苦悶的熬煎。

——我也正和妳一樣。

——那麼我們都是默契的友伴，假如你不嫌棄的話，我願意……

——我應該感激妳呵！我以後會常到溪畔來的。

——但願友情帶來幸福，我深信它能溫暖我底心，使寂寞和無聊離我遠去！

——我將珍惜這份感情，彷彿珍惜着我的青春生命一樣！

她害臊地低垂了頭，我鼓起勇氣握她纖細的素手，激情——電觸一般地穿過了我和她底心流。

呵，我覓取了快樂，幸福的興奮開始湧進了赤子的心，我要像簷前結網的蜘蛛，以感情的絲線織編一個無形的網，撈取這殘酷的人世間猶有的溫存。

因此，我在每天的日子暮時候，就來到溪畔，我和她每一次都喋喋地談了許多話，沒有一

點厭膩的感覺，我和她每一次癡癡的相望，總是那麼長久與沉醉，而且彼此都在對方的眼瞳裏，看見了自己的影子。

我開始對詩產生濃郁的興趣，於是常常，我在溪畔給她吟唱着優美的詩篇：

我的心，你不要憂悵！

把你的命運擔起，

冬天從這裏奪去的

新春會交還給你。

有多少事物爲妳留存，

這世界還是多麼美麗！

凡是妳所喜愛的，

我的心，妳都可以去愛！

時間在幸福中飛逝，我和她也跟着在近郊的溪畔消磨了無數個溫馨的黃昏，生活像天邊的彩霞那麼瑰麗迷人，生命遂有了光彩，有了鼓舞，有了蓬勃的生氣！

燭燭然，春來了……。

我從清晨的陽光，活潑靈巧而鳴唱的鳥雀，知道了春已降臨了人間；帶來了生機，帶來了力量，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新希望！

馱一背朝陽的和煦，我破例在清早便來到了近郊的溪畔。遠遠地她便看見了我，從家門向我飛奔過來，過度的歡悅與極度的渴望，使我伸展了雙臂，將她擁在懷裏，她喘着氣，而柔順地像一隻羔羊，假在我的懷中柔聲低喚着我的名字！

我俯下頭，輕輕地吻着她底秀髮，她紅着臉，比一朵綻放的鮮花更醉人……。

春日最早的太陽，遍照了大地，也灑落在我和她的身上，拖長一對相擁的身影。我們又一次沉醉，沉醉在溫暖的撫愛中！

——春來了，快樂嗎？

——我有從未有過的快樂，而且春給我們帶來了新的信心！

——我不能離開你，正如需要着春天的來臨一樣！

呵！淙淙喧响的溪流，清脆鳴唱的鳥雀，還有她那嚶然的絮語，不休地在我耳畔迴旋……。
這世界還有多麼的美麗，這人世間還有多麼的溫存，我要歌唱，呵——在春裏我歌讚愛情！

(一九六四·一·一刊於光華日報)

養病雜感

很冷清。那冷清似乎也有些兒可憐。

闔上眼，一天廿四小時在床上，加上十小時充足睡眠，在這天氣炎熱正好眠的晌午，怎樣也睡不着。

醫院裏固然寧靜，但那寧靜中可以聽到室外草坪綠樹上的蟬聲和着隔床微弱斷續的呻吟，帶着平淡，枯燥且單調的氣氛搔着心靈的苦悶，這樣兒搔到癢處，寂寞便會油然而生。

假如躺在病榻上，足足挨够二百零六天吃葯打針的日子，倘若讓時間悄然爬走，讓心靈希望的燈光黯淡趨向滅熄，讓歎息與惆悵盤佔生命的囹圄裏，那麼寂寞便會油然而起，那麼意志便會逐漸消沉，接着患病的將不祇是我底左腿，同時思想，意志和心靈也都要病了！

那是令人不敢想像的惡化，這也是叫醫生們辣手的「飢食意志」的病症吧？

因此我一進院，就抱着「隨遇而安」的態度，迎接一切難免要來的，而且已經來了痛苦和不幸。

於是我學着怎樣在痛苦中嚐着痛苦，又學着怎樣在不幸中舐着不幸，就好像打針是痛的，爲了驅除病魔糾纏，祇好忍痛接受了，又好像吃藥是苦的，爲了治好一條走路的腿，我雖苦猶甘的吞下了。

枯燥是難免的：這樣子環腰到膝頭封裹石膏，這樣子廿四小時不離床榻，枯燥是難免的。可是二百零六天，共有二千九百四十四小時，在無數的滴答鐘擺聲中，我學會了沉靜，學會了思想，學會了容忍，又學會了怎樣啃食白紙上的黑字粒。像一個無慮的小孩，學着微笑，走路與講話那麼起勁！——這個世界不過這麼樣子的，就沒有甚麼苦怨了。

我當然沒有魯迅文豪所謂「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懶懶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那種有錢人的福氣，相反的，假如我是吐血的病，則是吐了一大口又一大口的血，而後躺在床上呻吟了大半年，還要愁着老婆兒子及弟妹的柴米賬呢！

況且，呻吟了大半年，不但沒有半個侍兒扶持到廁所去，竟連帶花帶水果到來探望的朋友，也是那麼冷冷落落的。

不過，冷落總是好的，我原就那麼喜歡冷靜。不然一旦被冷落了，床邊可就熱鬧得多囉！什麼樣兒的笑臉，什麼樣兒的言語，什麼樣兒的同情，都會滾滾而來，又那麼滾滾而去！

到頭來，還不是丟還我先前的冷落？而且往往令我比先前更加寂寞了。

(一九七〇·五·廿五刊于南洋商報「綠原」副刊)

我原就那麼喜歡冷靜。不然一旦被冷落了，床邊可就熱鬧得多囉！什麼樣兒的笑臉，什麼樣兒的言語，什麼樣兒的同情，都會滾滾而來，又那麼滾滾而去！到頭來，還不是丟還我先前的冷落？而且往往令我比先前更加寂寞了。

給北藍羚

久未見面，想不到今天從郵差手中接過一個包裹，會是你從南方寄來五本「宋子衡短篇」，那是你最近搞的「棕櫚出版社」第一本爲文藝犧牲與冒險的作品。

原諒我用「犧牲」與「冒險」來形容你們滿懷希望與熱誠出版的第一本叢書，我說的是積壓已久的心裏話，祇是從「海天社」勞燕分飛以後，各自忙碌，就一直沒有機會重提往事，嗟嘆今天，唉，重聚委實真難，更不敢重溫認真提筆與埋頭苦讀的舊夢。

以我目前的生活與工作——職係採訪，身兼廣告苦差，已不敢妄想那份文情優勁，說真的，我已是一個離伍的逃兵！

我之離伍，是毋須解釋的，你也會瞭解。假如我說：這是環境與生活的影響與剝削，那是逃避現實之藉口；其實，我又何嘗，不想多寫一些東西，以抒發內心一般青年之病態苦悶，揭露更多看不慣的人物與事蹟。

所幸我的工作與寫作有着密切關係，縱然那是屬於刻板的，不過新聞寫作不能像文藝寫作那麼乾脆俐落，能够毫不掩飾；目前的新聞寫作非但要顧忌法律與環境之外，甚至要考慮到人事等等他媽的問題。當然就沒有那麼淋漓盡緻，寫來痛快！

因而，偶然爲了尋求我原始的痛快，我便提筆寫了一些東西，即使有些是絕對不能發表的，我祇好寫在日記簿上，一快我心，聊表自慰！

我這種寫作觀念是不幸的，可是不幸的事多着呢。我只企望在不幸中能够擱下一切鎖鎖碎碎的俗務，那我就滿足以短暫的幸福感了。

有人說，知足是固步自封與墮落的開始，但只要靜靜想想，那又未必盡然；有時候能够知足，退而三思，事情反而容易成功！

你可能覺得我在爲自己的過份現實而辯護，我對文藝鬆弛消極的態度，是一般離伍者尋求擺脫的常態，不過，文藝寫作者也絕未能不顧現實，環境與生活而自鳴清高吧？

我們寫出來的東西，至少要有人看，更實際的是要有人買，（這會不把文藝商業化呢？）我因而不會奇怪你爲什麼只寄區區五本「文藝小說創作」來，假如是連環圖畫或電影畫報，也不用勞動各地朋友推銷了吧！

從文藝作品的銷路來看，目前的馬華文壇的確缺乏文藝愛好的接班人，別提小學生，即使是中學生，還不是滿肚子變相填充着「文憑」維他命，一心一意那麼刻意孕育着L·C·E·或M·C·E·的瓜熟蒂落！

這種現實趨勢，遂使我們的文壇正面臨一股低潮暗流的襲入，只是很少人願意往腐肉裏剔起那潛藏痛處的膿瘡，任其腫脹吧了！

說真的，受了你的鼓舞，我那顆晦暗冰冷的心，也在枯灰裏尋拾星光，希望再燃起那股人家不感興趣的興奮，企望再激起人家不覺激動的激動，却不知有那麼容易嗎？

(一九七二·十·廿四刊于星橫日報「星藝」副刊)

哀伯父

沒有過份酣唱的輓聯，沒有徹夜震耳欲聾的敲打，更沒有社會賢達名流的捧場，就這麼靜悄悄的，在一群披麻戴孝的子孫們由衷的痛哭聲中，一抔黃土，長埋了七十多年飽受貧困滄桑的一副硬骨頭。

這就是伯父一生勞碌，一生為生活鞠躬盡瘁，而死後竟然那麼蕭條之蒼涼下場！令人對現實風霜冷酷，對忠厚耿直的做人不期然感到莫名的疑惑！

伯父，原是木匠出生，早年從梓南渡，落腳在威南新邦安拔，後因緊急法令被遷入峇冬丁宜新村；一生替人蓋瓦造屋，但自己臨終時還是在幾塊板壁，數片梓板的蔭蔽下掙扎生存。我真為世間耿直忠厚，勤儉但卻落魄途窮的人們，深深感到不平。

伯父諱亞竹，蔡府君，人如其名，性如虛竹，在現今狡獪始可求生，笑貧不笑娼之功利社會，伯父的呆直敦樸却使他捲上一輩子的窮根，到了日暮垂老的時候，他竟還是那麼滿足

于兒孫繞膝，粗茶淡飯的貧苦晚年。這樣忠實于生活，這樣忠實于人生，那種寧可餓死，不作非份奢望的澹泊精神，確實令人起敬。

在今天現實生活裏，奸猾無恥的偽君子飛黃騰達，處處可見；而金錢是凌勢的，功利是孖生兄弟，一個人祇要腰包裏有錢，便能滌洗一切過去昭彰罪惡，外表上儘可裝飾仁義道德，可是骨子裏還是那副男盜女娼！

社會是無情無義的，只要名成利就，即使明知是狐狸，人人照樣稱之外婆，死時可以大事鋪張，輓軸訃文琳瑯滿目，彰善成趣，依然極盡哀榮！這委實要滑天下真正仁慈和靄的外婆之大稽！

我在此，不禁爲伯父之逝同聲一哭！

（一九七三·六·八刊于星橫日報「蓮花河」副刊）

絕望的哀悼

獻給九泉下的母親

又是清明時候。

雖然沒有黃花遍地，却是那麼雨落紛紛；墳頭香燭盡搜人淚；呵——每年的今天，塚地裏有多少悲感，在綿綿雨滴中烟消水散，每顆哀悼的心，經過一陣淒風苦雨的洗滌，心境光潔，至少有了一些輕鬆或發洩的痛快，至少有了一份可以慰藉泉下若有知的至親之安寧。

每年今日，我多麼羨慕那一份孝心能够赤裸的奉獻，我多麼羨慕清明時節能够賦一身追憶先祖的衷心，來到墳前。

可是，我的母親，不但沒有一塊石頭可以讓兒孫們進香膜拜，也沒有一塊屍骨或一小瓶的骨灰讓我們祭祀，竟連一張小小的肖像也不留下，就那麼乾淨俐落投河自盡了。

每年的今天，我也只能舉家往返家鄉，對着家裏內廳壁上「蔡門某氏圖號某某母位」十個由父親親手寫的重重斜斜的毛筆字，每每沉落在虛無飄渺間，做著聊以自慰的哀悼。

這麼樣的燒香膜拜，說真的，根本沒有一份祭母追思的真實感，其實我本身簡直就不認識母親，那裏還有那種足以輕弛憂戚的心緒！

呵，我在渺茫，無助與絕望中，一年復一年，就這麼樣的在卅歲哀子的心靈，永遠罩着一層無法撥開的陰影！

在渾遠的卅年前，當日寇的鐵蹄在祖國土地上踏响的第二天，我不幸的從母親肚子裏跑出來了！

父親是一個空拳赤腳南來的「番客」，本性淳樸忠直，不過性情比較暴躁一點，與母親在吉南一個小鄉鎮裏落了腳，過着餓不死吃不飽的清苦日子。

在日本人的侵略統治下，父親默默地，在苦難中掙扎生活，日出耕作，黑夜始歸，巴望大哥和我長大成人。

聽今年已八十多歲的外婆說，母親是個很認命的無才女人，對生活，對人生及對現實都不敢作非份的奢想。

家鄉父老也告訴我，母親一向敦睦鄉里，而且不喜吱喳嚼舌，這麼一個懦弱的女人，却被左右鄰居三姑六婆，從中離間挑撥，搞壞了一對恩愛夫妻的感情。

父親個性雖然暴躁，但是心地耿直良善，奈何太陽下曝曬滿身臭汗歸來，三姑爲孩子芝麻小事與師問罪，六婆爲滿足潑婦之長舌而嘮叨，夾在沉默寡言不敢辯白且很認命的母親之間的父親，又怎能忍受長舌婦的惡毒謠言與中傷，於是那份相依爲命的感情便有了星火，這星火的磨擦對母親是無從申訴與無法容受的。外婆又遠在大山腳，於是積年累月，在一個淒風的晚上，三更夜雨，點點滴滴，敲碎了母親脆弱的心；愁淚濕破枕，終宵恨難眠，母親趁父親甜睡中獨自溜出後門，偷偷跑到百碼外的吉輦河畔，就在那株古木下激流處，母親脫下木屐，在夜蟲悲鳴聲中，孤影幽幽痴痴望河水，無奈的滿肚冤曲，就只輕輕那麼聳身一跳，付諸悠悠流水。

留下才六個多月大的我，彷彿知道失去了母親半夜裏突然驚哭，我的嬰兒哭聲雖也喚醒了父親，但是他半夜三更要往那裏去找？

這個至今仍然被列爲家鄉空前與絕後的跳河自盡慘劇發生後，全鎮不分華巫印的鄉里，幾乎大部份出動尋覓失蹤的影子，整整經過三天三夜，才在吉輦河下游水濱間竹叢根處，發現一具衣衫襤褸，皮破肉綻的浮腫屍體，當時日治時代，貧苦加上家鄉老的建議，便草草將撈起的母親屍首就地埋葬，沒有棺木，沒有墓碑，俟至日寇投降後數年，母親的屍骨與葬身

地都因河岸逐年崩潰失去了蹤跡！

就這麼毫無痕跡的，母親像一陣風，吹綠了稻浪，孕育了金色的種子，然後便悄悄地離開了醜惡苦難的人間。

父親失去了母親，內疚深深。日治時代，牛奶糧食缺乏，爲了把我們養大，父親便把我和五歲大的哥哥，抱進腳車後架上的竹筐裏，從四十多英里外的鄉鎮踏腳車到威省伯父家，把哥哥過房伯父，把我送到伯母懷抱中。

伯母沒有人乳，幸虧伯父家裏母猪分娩不久，我便在無知的嬰孩時候吃着堂姐搾出來的豬乳，慢慢成長。

苦難的日子，終究過去，父親今天兒孫繞膝，可是母親，您一生只爲了養下兩個孩子，替捏造您的上帝做一陣子傳子接代的工具，便那樣悲慘的結束了生命！

公平廉正的所謂造物者呵，這就是冥冥中被世間可愛的人們永恒宣揚「善惡分明」，「因果相報」的「可愛的」事實嗎？

我茫然，我的孩子將來長大對死去的婆婆的善來惡終的事實更加茫然！

迷信者常說：自殺的人死後會變成靈驗的厲鬼，同時面目猙獰可怕，卅年來我天天燒香

絕望的哀悼——獻給九泉下的母親

，真希望有那麼一天，母親的鬼魂在夜間出現，讓天下衆多醜惡者看看吧——偉大善良的母親的鬼臉，總比那些衣冠禽獸，正人君子的嘴臉還要可愛哩！

（一九七四·四·四刊于星橫日報「蓮花河」副刊）

淺談出賣

出賣——有多種，較為普遍分明的有兩種：那是物品的出賣與朋友的出賣！

前者之物物或金錢的交換，賣方可據個人智慧與推銷能力作盈利的出賣，而買方可從物價的抵值隨心所慾的購買。

在我們今日明爭暗斗的社會裏，上述兩種比較明朗易見的出賣，已逐漸跟着人類的智慧與驚人的文明躍進所模糊，我們往往買得一件心愛的東西，可能幾天過後便醜態畢露，令人生厭悵然。不過，貨物的買賣不公平，只是金錢身外物之損失，而且物品的好壞，過手一用即能分辨。

朋友的出賣却防不勝防，更因四五千年前人類已有「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顯示開始向文明推進，在求存發展主要動力之下，今日人心險惡，社會之複雜，已超乎「太空實驗站」之本能之上。

「在過去一些奴隸制度的國家裏，傭工或下女與主人之間堵着一道牢不可破的封建圍牆，而身為人下人的傭婢，祇好認命地唯主人是從，任由擺佈奴輩不能不依。」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人出賣人正像割豬賣肉一般，多見而不怪，主奴階級分明，自安本份。

可是，在自由社會裏，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你要生存，你要出人頭地，都可以自由發揮以達至自由發展的目標。

因而，人人都在出盡法寶，用盡手段，力爭上游，期望一天爬上去成為人上人，於是，什麼仁慈道德，恩怨廉恥，在不擇手段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人之字典裏，已經找不到矣！

正如馬森亮所謂：「滿嘴仁慈道德的性善論者，往往又是實踐力行男盜女娼的性惡論者」！

這種人的腦蓋骨底下，堆滿功名利祿，而且熟讀聖賢書，學貫五五車，因為「學而優想仕」，不容易被人抓摸，也不容易被人擯棄，像黏膠一樣在你左右，嬉皮笑臉，和藹可親，能够成為最親密的朋友。

可是，當一天功利浪潮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他却不惜拆下偽道的臉孔，讓本身的君子

真理赤裸裸地都被強姦了！

荀卿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文，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幾句話，把一個人的自私自利，見異思遷的思想說得淋漓盡致。

於是乎，「出賣朋友」便已成為文明社會可愛的產物！

經營這種買賣的人，都已是高深莫測之老成練達者，這種人是笑罵任由笑罵，徹頭徹尾十足一隻滑頭老狐狸，口說心不說，皮笑肉不笑，翻臉更無情，置人於死地！

但願天下耿直忠厚之士，時時提高警惕。

（一九七三·七·六刊于星橫日報「蓮花河」副刊）

我們結婚了



一
七年前。

我認識了妻，這認識使我很愉快，這愉快叫我跌落擺不說的情網裏，還覺得好柔好幸福

！
感情有了落腳，我便懷着美麗的希望，毅然背井離鄉，出外謀生。

那時候，我遠在吉北，妻在吉南，相距九十里，初叩愛情，奈何兩地相思！

我怨月老的安排，我也恨冥冥中的主宰。

兩地懸念，我們更覺得難以離分。

因而，三年後，我們結婚了。

二

我不會形容婚後的幸福，只知道沉浸在好美好甜好難捨棄的小園子裏；忘了園外的煩惱。

小園子裏，寧靜得像一湖春水，輕輕漾着溫柔幸福的漣漪。

園內的我和妻，把園外的一切堵於牆外。

婚後，妻越長越漂亮了。

我們結婚了

而我呢，也越來豐盈了。

三

和我們合租房子的那一對夫婦，仰賴岳家的扶掖買了新房子。

我在門外掛起了「有房出租」。

入息微薄，而整座房子的房租，幾乎奮去了我的一半薪金，這担子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小圈內的蜜意與幸福，依然未被時間沖淡，却已遭受圈外的紛擾打從不甚鞏固的圍牆襲入。

我們開始舐着結婚的苦惱。

過去，我祇知道兩個人生活在一起的幸福；現在，我始體驗到兩個人廝守在一起的惱味。

四

婚後一年，我們第一個孩子降臨了。

我有第一次做父親的榮耀與興奮，妻有初為人母的那份欣慰和滿足。

這些榮耀，欣慰，興奮與滿足，鼓舞着我們；使我暫時忘了門外還掛着「有房出租」的煩惱。

彌月那一天，我不惜東籌西借，硬着頭皮辦了十桌酒席，大大慶祝一下我們的弄璋之喜！

比起我們從簡的婚禮，的確要排場與熱鬧得多囉。

我想：寧可築起債台，日後慢慢攤還，這項婚後的「榮譽」非炫耀一下不可；同時也可藉此給親友們證明一下我已盡了父親與丈夫的責任。

五

彌月酒過後。

我在郊區找到了一間亞答屋，比現在的屋子便宜了兩倍。

「我們已是老夫妻了，根本就不需要住這麼講究的房子。」

「而且爲孩子節省一點，也是我們做父母的本份；暫時搬到郊區去，等我將債還清了，再搬回來吧！也許到時會有朋友合租呢！」

「妳要做賢妻良母，就應該體諒丈夫，並且爲孩子作最大的犧牲！」

我搬出堂皇的理由，軟硬兼施說服了妻。

六

我們結婚了

小家庭多了一個小成員，這小東西的奶粉和醫藥費都是不能省下來的，爲了消費上的赤字，我利用晚上的時間，替人理一理賬，幫補家計。

七

疲勞的工作，加上沒有充份的休息，我終於不支病倒。

我進院的時候，妻的肚皮又在隆起。

妻開始埋怨起來：「唉！留下我和孩子，住在偏僻的郊區提心吊胆，挺着肚子來來去去又很不方便。……」

妻的胆量，小得像鼠。天黑時不敢獨個兒到後院的她，如今要她這麼一個弱女陪孩子住在郊區內，簡直是精神的虐待。

「假如不敢住下去，還是回市區租房間吧！」我明知租房間，對一個有妻兒的家庭可沒有整座房子那麼舒服，然而狼狽地步，祇好委屈下來。

八

不舒服的日子，開始折磨了我們。

小圈子呵，是誰劃了一個又一個大圈子，把無盡的紛擾圈進了呢？

病了三個多月，我還未能出院。

公司裏補發了三個月薪金（算優厚了），接着來了一封解僱通知書。

九

四個多月的療養，我奪回了健康，却失去了工作。

偏偏這個時候，妻又接近分娩。

我們僅存的結婚飾物，都在這一場病中典當無存。

第一個孩子做彌月，過份鋪張所負的債務未完，又要為第二個孩子的生產費煞費周章。

「什麼？又要借錢？舊債只還了一些就一直沒有下文，虧你還好意思！」

「老蔡呀，我的處境和你差不了多少，你不是不知道！」

「本來嘛，做朋友應該患難相助，祇是，祇是……老弟現在有了女朋友，再難得有閒錢

囉。」

東一個碰壁，西一個藉口，我受了一肚子悶氣。

想起過去錦上添花的朋友，開口兄弟，閉口正義，在我落魄的今天，那些熱誠與正義都

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我們結婚了

走頭無路，我不得不把妻送回娘家去了。

妻雖出身貧困，但岳父愛女心切，怎樣也不忍看着親身女兒挺着大肚子跟我受苦。

十

我們第二個孩子出世後，便給我帶來了好運，——我在一家報館找到了工作。

孩子彌月後，我們又搬回郊區的亞答屋。

妻說：「離開市區遠一點，我們便能更節省一點！」

我把妻擁在懷裏，有一股苦盡甘來的甜頭。

心裏頭，我下了決心：和一個賢慧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我要踏實的作一個好丈夫兼好父

親。

(一九七〇·八·五寫于首都醫院，刊于星橫日報「星藝」副刊)

舞



從事新聞工作以來，我最怕到舞會中採訪。

我厭惡參加舞會，並非不懂得適應酒色迷醉的場合，也不是礙於找不到舞伴的難堪；最主要的原因：我不會跳舞。

二

偏偏我第一個女朋友——麗莎，不但會跳舞，而且還很喜歡。

然而，我對她有一項原則：絕不邀她陪我上舞會，也從不答應她這方面的邀約。縱然她一次又一次想以「教我跳舞」為餌，誘我一開先例。

三

一年一度選美舞會又來臨。

職責在身，沒有我喜惡抉擇的餘地。

每年選美舞會，總要鬧到凌晨一兩點，所謂最漂亮的美后才脫穎而出！

從開始到結束，就是跳舞，音樂，吸煙，喝酒，嘻嘻，哈哈……還要我油腔滑調陪着笑臉，隔着迷霧霓光，聽着靡靡音樂，在油頭粉頸間看別人狂歡與迷醉，不如索性要我坐針氈

還來的乾脆呢！

正在進退維谷之間，電話鈴响了。

「喂喂……是，我就是，哦——麗莎！」

「晚上去不去選美舞會？」

「不去怎麼行，那是工作……」

「啊——好極了，好極了，遑，讓我陪嗎？」

「這……好的，晚上九點鐘見！」

這一次，我終于破例了。

四

走進舞場，燈光暗淡得容易教人迷失。

衣錦鬢香，人影幢幢，在黑壓壓中摩肩擦肘，今年的選美舞會確比往年更加熱鬧。

我和麗莎，被安插于最近舞台的座位上，擠在名流貴婦之列，麗莎彷彿為此沾沾自喜。

音樂响了。

我們這一桌，一對對絡繹下了舞池，臍下我陪着麗莎嗑瓜子，欣賞別人的舞姿。哦，還

有一位剛經過介紹的銀行副經理密斯脫林在悠閒地吐着烟圈。

麗莎喜歡跳舞，旋律的刺激，使她開始腳癢癢的——

「這，這是四步交際舞，很容易的，來，我教你。」

「我怕踩了妳，又撞了別人！」

「踩着我沒關係，若怕撞着別人，我們可以靠近疏落的角落。」

「唉！我還是沒有獻醜的勇氣。」

其實，我心裏也躍躍欲試。

同座的那位密斯脫林站了起來，走近麗莎微躬了身，擺出那麼瀟灑的姿態說：

「原諒我，密斯麗莎，可以賞臉嗎？」

麗莎睜一睜我，從我眼睛裏微得同意之後，便落落然隨他翩翩起舞。

外表儘管裝得怎樣大方磊落，可是第一次看着心愛的人摟在別人懷抱裏，內心難免油生

一股莫名的味道，這味道叫我一味噓着瓜子。

音樂戛止，使我舒一口氣——麗莎重回我身邊。

「來，密斯麗莎！」密斯脫林把酒杯幌一幌，嘻皮笑臉地：「讓我敬妳一杯……噢！蜜

斯脫蔡，你也來！」

我無奈地舉起杯；向所有的座上客道：「大家都來吧！」

跟着碰杯，祇聽到密斯脫林說：

「慶祝我們的認識！」

「謝謝你的友情！」麗莎的聲音。

我呢？滿杯啤酒，一飲而盡。

接着麗莎的時間好像不再屬於我的了。

「密斯麗莎！妳的舞跳得真不錯呵，我還得拜妳為師哩！」

「那裏，那裏。」

「其實嘛——在社會上做事，這些交際場上的玩意多少要懂一點，才能追上潮流，才能隨機應變，才不至於落伍……。」

音樂又响了。

「這是慢華爾茲，密斯脫蔡，你怎麼不湊湊熱鬧？」

「我……我還提不起勁！」

那年輕的蜜斯脫林笑了，好像說，你這落伍的人怎配在五花八門的社會里混呢！而且虧你身邊還有漂亮的小姐！

「那麼對不起了，蜜斯脫蔡，」他轉向麗莎又擺出紳士請舞的姿勢：「請」。

呵，多麼乾淨俐落。

麗莎就這樣一次跟着一次，間隔一兩支音樂之後，未曾拒絕他的「紳士邀請」，更不可饒恕的，麗莎竟那麼興致勃勃，毫無倦意。

我死命啞瓜子，索然無味，何苦再堅守對麗莎立誓戒煙的信條呢，燃上一枝濾嘴香煙。猛吸着煙，我比王老五的孤寂更加落寞與空虛。

真懊悔爲了驅除冷板凳的寂寞而打破了伴麗莎上舞會的戒條。

沮喪，悔恨，沮喪，悔恨，像虫爬滿心頭。

午夜。

奇裝異服的姝麗，一個接着一個在衆多眼前炫耀青春的光彩，賣弄風姿。

「蜜斯麗莎，這位容貌倒很可取，可惜三圍不够苗條——蜜斯脫蔡，你說是嗎？」其實

，他儘可不必打圓場。

「可能是的。」我敷衍着。

「一般三圍標準，我認爲卅四，廿二，卅五，才合水準，當然這是指東方人而言」•他的話簡直是對麗莎說的，眼睛裏還時時洋溢着款款深情：「海！那一次我到澳洲去考察業務，參觀一個全澳性的賽美會，那就够精采够刺激囉！外國女郎都是大塊頭，碧眼金髮的三圍簡直嚇人，不過我們東方人究竟是東方人，還是喜歡東方人的味道。」他津津樂道，面不改色，哼！女人跟前大談女人經，居心何在天曉得。

麗莎亦陪着笑臉，真氣人。

「呵——對了，蜜斯麗莎，你怎麼不也參加」好傢伙，拐個彎便扯到麗莎身上來了。

「蜜斯脫林笑話了，我那里够資格！」

「呀，蜜斯脫蔡，你的女伴也够謙虛了，蜜斯麗莎怎麼不够資格呢？以你輕盈熟練的舞步，台風可得卅分，容貌最少卅分，加上身材，哈……」

到了決賽圈，我不得不離座獵取鏡頭。

心霞集

一場雨，臨終時下起來，真討厭。

我騎的是「士古德」，又忘了帶雨衣。

陪着麗莎候階前，恨不得冒雨回去，却苦於麗莎一身貴婦裝扮不願淪為落湯雞而躊躇不決。

一輛簇新的轎車接近階前，雨濛的車窗內是密斯脫林的笑臉。

「嗨！密斯脫林！」麗莎立即像在困圍中得到援兵似的拼命揮着手嚷道：「可以行個方便嗎？」

我的心一陣冷縮。

隨着，車門敞開與麗莎竄進車廂的行動，都好像發生在同一個時間內。

「啊——遲，我先回去了，晚安！」

汽車遠去在雨中消失。留下我，將淋一場雨。

.....

（一九七〇・三・六寫于日得拉，刊于星橫日報「星藝」副刊）

心
疾



天氣很熱，板城熱鬧長街的行人道上，人潮如湧，我渾身是汗，匆匆橫過街道，走進一間百貨公司。

買了一些孩子的衣服，我步出商店的時刻。無意中遇見了她。

她驚喜間，透過一絲淺淺的笑，木訥地說不出話來。

「好久不見，想不到我們還會碰在一起！」我打破僵局地說。

「嗯……」她無可奈何地笑一笑。

我提議找個地方聊聊，她不表示贊成抑或反對，隨着我走在熱鬧的街道上。

街上的茶館子太喧鬧，我一向喜歡清靜的環境。

「到海邊的露天茶座好不好？」

她默默地點頭。

駕了車，我以最緩慢的速度讓車子在街道上馳行。

「現在變成有車階級了。」

「祇是一部二手車，工作上比較方便。」

我等待着她第二句話，但她却緘默了。

我偷眼瞧瞧她，她正望向前方的道路，抿着嘴，彷彿在思索。

我在猜測她在想些什麼，也許在回憶過去那一段驕傲的日子，也許在想像我目前的生活情況，也許……。

到了海邊，選了樹蔭下的茶座，要了兩杯凍橙汁。

海堤一帶，冷冷清清，祇有寥寥幾個外來的旅客，忙着獵取鏡頭。

沒有談話，聽海潮拍岸，傳來節拍似的音响，風刮着，夾着淡淡的腥味和涼意。

此刻，我才開始對她仔細端詳起來，依然是一頭濃黑短髮覆蓋着圓圓的蛋臉，濃眉下那雙迷人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天真與喜悅，似乎蓄含着幾分憂悵，而紅紅的嘴，仍舊時而吐出舌尖在唇瓣上舐潤，使它們保持着青春紅潤的光澤。

「目前在那裏作事？」她終於對我的生活關懷起來，但這個時候的關懷，與五年前當然不同了。

「從事新聞工作。」

「你總算走上了自己理想的道路，而我，依然是從前的我。」

「還沒有男朋友？」

「沒有。你呢？」

「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她一定很漂亮賢慧……她待你好嗎？」

「不算漂亮，不過對我倒很體貼，性格也很配合。」

她沒有接下去，垂着頭，叩着杯子裏的凍橙汁。

她彷彿在追憶，在遐想，她可能沉醉在那段逝去的歲月裏。……

五年前，初中輟學後，我便在父親的咖啡店裏捧咖啡，晚上到夜校去補習。

她正是補習班上的一位女同學，而且和我是夜校乒乓隊混合雙打的搭檔，因此，我們有了接近的機緣，感情，便這樣建立起來了。

當時她祇有十七歲，情竇初開，而且長得婷婷玉立，已是男孩子追求的偶像。

班上有個年紀最大的高佬，對她追得最緊，他臉皮最厚，而且採取「馬拉松式」的攻勢，頗具耐心，變成了我的一個勁敵。

我們的家，離開學校不很遠，我和她及一些同學，經常步行上學。

高佬本來踏腳踏車代步的，後來發現了我的「徒步策略」佔了便宜，也常常湊在一塊，

東拉西扯，扯到學校。

放學回家，他也瞪死了她，而且常常故意把我們的話題扯開，自己又繪聲繪影地吹起牛皮來。

她似乎對我和高佬之間，沒有任何抉擇，不過，我始終相信她對我的情份深一些，我的希望也就濃一些，我往往這樣地自我安慰着。

高佬與我對她的拉鋸戰，僵持了一個學期。他對她還是緊追不懈，我不但沒有灰心，反而抱着有競爭才有意義的心理，得到的東西也較有價值。

假期裏，我的戀愛顧問瘦皮猴獻議組織旅行團到T城去觀光。

全班的同學都參加了，其中當然少不了她，而且也少不了高佬。

學生巴士把我們從偏僻的小城，載到湖光山色的T城。大夥兒像出籠的小鳥，奔向湖畔，三五成群地散開了。

我要替她拍幾張照片，她答應了。我以爲已達到成功的地步，歡欣得雀躍。

當我爲她瞄準鏡頭的時候，背後傳來高佬的聲音：「靠近一點，啊，對了對了，笑一笑

！」

「活見鬼！」我心裏不禁自嘆起來。「誰要你管，狗捉老鼠，厚臉皮！」我當時真想狠地罵他一頓，好讓他自討沒趣的離去。但又惟恐她怪我不夠涵養，反而出了岔子，唉唉，算了，祇怪自己倒霉。

一連爲她拍了幾個鏡頭，草率了事，高佬的插足，委實使我失去了開始那份勁兒。旅行歸來，不能說完全沒有收穫，至少，她已接受了我的慇懃奉獻。

照片沖好了，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小英：

我考慮了很久才寫這封信給你，希望你讀後不會教我失望。

我應該對妳坦白的說：我喜歡妳。

但我始終不知道，妳是否也和我一樣，容我投影在妳心中？

這是第一次獻出的感情，但願妳能够接受它，保存它，而且滋潤它！

妳的朋友欣上。

第二天晚上，我把信夾在照片裏，以一個淺藍色的信封封妥，然後托瘦皮猴替我交給她。信交給她之後，一連兩天，我好幾次帶着顫抖的心打從她家門前走過，都不見她的影子。

第三天晚上，她來了。

她習慣地結伴到瘦皮猴家裏溫習功課，我早已在那兒苦等了兩個晚上。

她踏進門，和我打了個面照，微微一笑，我又興奮又害怕的不知如何是好，總覺得心坎裏像有一種東西在蠕動，蠕動得我漲紅了臉，再也不敢正眼瞧一瞧她。

「爲什麼這幾天沒來，害得人家等得好慘喲！」瘦皮猴開始向她試探起來。

「家裏沒空。」她淡淡地說。

「不見得吧，可能是誰得罪了妳呢？」

我真佩服瘦皮猴的口才，這句巧妙的話，逼我背都背不出口呢！

「哼……誰做的事，他自己會明白，我不想丟盡他的臉！」

天呀！她竟然這麼說了。

我傻楞了一陣，同時覺得自尊心猝然被她無情地戳穿了，我臉孔發熱，心在激烈的跳動……

從此之後，我變得沉默了，我視夜校爲魔穴，我不敢再上補習班了。

整整幾天，我憎恨着她，恨，恨，恨填滿了我的心胸，我輾轉了幾個晚上。

我開始檢點自己，因為我那被戳傷的自尊心需要充份的治療。

於是，我發誓要好好奮鬥一個時期，接着整整兩年來，我把自己關在狹窄的書房裏，讀書、寫字，讓文字彌補創傷的心，讓智慧充實空虛的靈魂。

我也發誓，以後見到她，要睜睜高佬究竟能够賜給她多少幸福……。

而今，她竟然坐在我的眼前，一桌之隔，是依然孤零的一個人。

「過去，我無意地傷了你的心」。她深情款款的看着我誠懇地說：「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很心疚。」

「妳是無意的？」我驚愕地問，而且感到茫然。

「那時候我太年輕了，不懂得怎樣珍惜自己所喜愛的東西。」她變得成熟得多，世故得多了。「當失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她的聲音逐漸低沉，低沉得多麼憂戚。

我正想衝口追問：「妳過後為什麼不告訴我，整整兩年我始終沒有離開那座小城！」但

理智阻止了我，這些年來，在社會上翻了筋斗，我也變得老成得多了。

「我送妳回去吧！」我不想撩起太多傷心事，也不想讓失去了的，當不能再補償的時候痛苦地追憶。

「錯過了的，還是讓它過去吧！」她向我揮着手的一刹那，我這麼想。

（一九六九・五・六寫于米都中央醫院，刊于光華日報「青年文藝」副刊）

昨晚餓了，就來報告請教。

我由公局預支了十個兵票，二百餘元的城庫趕回鄉去。

我不曉得發錢糧的吏目姓誰，只曉得這里是城庫了幾天，讓我們坐船回法，便說：

路上要小心。

這縣城是縣衙之鄉，以前一

小時的工夫，就有幾百個兵票，

便帶我們到這里，我們的小船

被頭大死了。

如今，又說這地已五年，

小縣城的兵。

假如說縣城的兵票是城庫，

我們的最後在

心裏更想他是不

到了終站。

還鄉



母親病了，姐姐來信告訴我。

我向公司預支了半個月薪金，從二百哩外的城鎮趕回家去。

我不曉得母親患的是什麼病，姐姐信中祇提母親嘔瀉了幾天，催我回家想辦法，使我一路上提心吊膽。

故鄉屬於偏僻小鎮，附近沒有診療所。

小時候生病，輕者買些成藥來吞服，重者便請唯有楊醫師來打脈，若還不見效，父親便帶我們前往卅哩外的中央醫院看醫生，萬一夜間突然鬧病，由於晚上交通不便，便不得不挨到天亮了。

如今，父親逝世已五年，大哥和我都在外工作，家中祇有姐姐一個女兒身，其餘都是幼小無知的弟妹。

假如母親的病勢猝然惡化，群孤無首，一時必然不知怎麼辦！

我搭的是夜班火車，冷颼颼的夜風從車窗外撲進來，引擎的喧囂隆隆貫耳，使我不寧的心緒更加惶惑不安。

到了終站，天已濛濛亮。

還須搭卅哩的巴士，才能趕到母親的身邊。

鑽進巴士車廂裏，我又想起了母親的病，於是一方面試圖安慰自己，一方面教自己開始對姐姐的辦事能力加強信心。

我知道姐姐是聰敏能幹的，況且一旦臨危地步，她總會找隔鄰阿龍伯的幫忙。

阿龍伯不但是我家最要好的鄰居，而且又是父親生前的世交。

父親在世時擁有一座小園坵，阿龍伯是園坵裏的全權管工，無論是秤膠，發薪，甚至批售膠片的工作，父親一概信任阿龍伯。

記得膠價漲得最高的那一年，不知是父親爲了籠絡阿龍伯，還是阿龍伯要討好父親，兩家竟然攀上了親事。

於是，大哥與阿龍伯的獨生女訂下了婚約，當時雙方都未滿十歲。

雖然五年前父親逝世了，遺下的園坵在逐漸虧蝕後，母親也聽從阿龍伯的意見將園坵賣掉了，可是，阿龍伯還是始終以長輩身份時時照料着我們。

而且令我更加佩服與尊敬的，在我離鄉的時候，阿龍伯不但沒有撕毀其女兒與大哥的婚約，反而鼓勵大哥出外工作，籌備結婚。

想到這裏，我對母親的危難，無形中加上一層有所依靠的保障。

踏進家門，家裏靜悄悄地有些寂寞。

母親面黃肌瘦，姐姐說前幾天去請楊醫師來，總是推三推四。

楊醫師是故鄉唯一能替人打眠看病的，不掛牌醫師，脾氣古怪，對人冷若冰霜，把錢看得很重。

我摸透這位醫師的底子，便包了三塊六的紅包，找到楊府，順利地把楊醫師請來了。母親經過診脈服藥，似乎略有起色，不料第二天深夜，病勢又突然轉遽，嘔瀉不止。天黑交通又不便，我和姐姐一時慌亂起來。

在完全陷于無助的深淵中，我驀然想起了隔壁的阿龍伯。

「我去敲門叫阿龍伯過來吧！」我有一線希望的欣喜。

「隔壁阿龍伯？——唉，算了吧，還是自己想辦法！」姐姐的失望神情，令我驚愕。接着姐姐告訴我，在阿哥離鄉謀生後的第二年，阿龍伯便給他女兒找了另一門親事，不理母親的情面將女兒嫁出去了。

大哥不堪侮辱與打擊，便辭掉外頭那份工作，到沙芭去墾荒，就一直沒有回過家。

被奚落與被輕視的感覺，同時刺戮着我，一向對阿龍伯的尊敬與信賴也在剎那間毀滅了，悲憤填胸，使我打消了再找阿龍伯的念頭。

然而，偏僻小鎮裏，茫茫黑夜，又該怎麼辦？

姐姐說：「附近鄭老闆最近買了一輛汽車，我看祇好向他借一借了！」

鄭老闆經營樹膠買賣，過去也常常拉攏父親將膠片賣到他店裏去，憑這點關係也許能够贏得鄭老闆的同情。

於是我找到那座故鄉最體面的店屋，打門叫醒了鄭老闆，從屋內傳來沙啞的牢騷：

「深更半夜吵死人，真是他媽的……是誰呀？」

「是我——阿祥的兒子，我媽病了……」

說到這裏，大門依呀一聲開了一道縫，昏暗中伸出一個肥耳大臉的光頭，我認得這就是鄭老闆。

「鄭老闆，很對不起，我媽病得太重了，不得不找你幫個忙！」

「你媽生病，我又不開藥材舖子！……」

「嘿，不，我是想借一借鄭老闆的車子，我媽的確不能拖延下去了。」

「什麼，你要借車？哼……」鄭老闆縮回了頭，「哼」一聲便把門掩上，隔着一道門我還清楚聽到一陣嘮叨：

「有錢幹嗎不去租車！哼，他媽的半夜吵死人，真不懂規矩！」

我傻楞了一陣，望着那扇牢牢上門的大門，彷彿被拋落在無人的荒漠裏。

這就是鄭老闆。這就是父親在世時，經常陪着父親笑盈盈的鄭老闆嗎？

滿肚子怨氣，滿肚子不滿回到家，母親已癱瘓在床上。

摸一摸袋子裏還有卅餘塊錢的車資，不錯，「有錢」幹嗎不去租車。

故鄉沒有出租汽車，要到三哩外的馬來甘榜才有一輛哈山的鄉村德士，我便顧不了路遙夜黑，踉了姐姐用來割膠的那架老爺腳車，趕去叫了哈山的德士。

把母親送到中央醫院時，天邊已露出魚肚白的曙色。

推進診療室的時候，母親的臉色已極度難看，神情恍惚，說話也無力了。

姐姐和我都像熱鍋上的螞蟥。感受裏：徬徨，無助，悲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第二天早上，母親已不幸病逝了。

在姐姐哀哀的哭泣中，醫生對我說：

「這是危險的霍亂病，你們送來太遲了」。

我再也說不出話來。

噙着滿眶眼淚，故鄉人們的嘴臉掠過我的腦際，悲哀裏有滿腔的憤怒在心中燃燒着……。

（一九六四刊于星旗日報「星藝」副刊）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我漸漸覺得，這世界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心已飛翔

遊記



心已飛翔

在胡榆芳董事總經理刻意關照，報社同仁多方鼓舞的溫情下，我僥倖應邀參加新加坡航空公司主辦東方教育訪問團；一連十天到台、韓以及香港享受着金色的旅程！

是第一次出國。

飛渡千山萬水，到遙遠的北國——台北、漢城及香港，多麼令人神往的異國風光，我雖身在這裏，但心已趁着詩的翅膀，飛向彼邦。

飛翔在高空，是振奮，是創造；我沒有海鷗那樣的魄力與能耐，我飛翔——是拜了「新航」747金碧輝煌客機之賜，凌空挺進，將在三月十二日午後踏上第一個驛站——台北市的松山機場。

三天暢遊台灣之後，緊接着十五日飛向漢城，這裏是訪問團主要落腳地，一連逗留四天，然後飛回來時的空路，十九日抵香港，廿一日便結束了行程。

心已飛翔

我遐想十天金色的旅程，受到新航第一流接待之外，還有詩人多少美麗的想像，多夢的台北，古香的漢城，繁華的香港，夢寐的嚮往，已不是空幻，我將帶着心的沸騰跟着這些陌生的異國土地，儘情的遊玩。

台北，是人們樂往不疲，常到不厭的地方，「家」雖不在台北，不過好多好人給台北的夢迷醉了，心也醉了！

我要到台北，正如許多初到台北的人一樣，少不了耳畔的不休喋語，女人就是要這樣子聒絮才覺得可愛。

妻的絮語和關懷，使我好像回到了孩提時候！

其實，出遠門的丈夫，在視線以外，大可爲所欲爲，只要瞭解本性，嘮叨是多餘的。在韓國，聽說那邊實行戒嚴令，三月的天氣還很冷，夜間不便出門，我想新航負責人都能爲我們妥善安排。

我奢望着看到皚皚白雪，儘管嚴寒難受，我還是盼望着飄飛的雪花，像綿綿的南國細雨，灑落在身上。

香港，是天堂，還是地獄，我願深入兩者之間，看這個殖民地枷鎖下的東方之珠，究竟

有多少繁華，多少罪惡與熱鬧。

會幾何時，歌影的星群南來登台和我有片面之交者，總是熱情吩咐到香港不要忘了拜訪，當時我不敢答應，因為自己沒有把握踏上香港土地的機會，敷衍就算，這回不妨搖個電話找找水銀燈下的朋友，順道到影城看看，希望不會被冷落！

我在三月一日才被決定應邀出國，護照簽證的手續使我忙亂了幾天。

幸虧得力亞羅士打「吉打保險旅遊公司」經理黃華源君與彭小姐的協助，祇費五天的時間便將旅台簽證辦妥。

「新航」板城區營業經理許茂珩同學，為了方便板城都門的來往，特地安排了來回機票，這一份同窗情誼，令人感動。

北馬受邀者，除了我之外，還有福旅行社的王富良，國際貨運代理羅拔陳，慕念里，馬航之湯美林及新航板城營業代表黃循曼等，都將在十一日下午聯袂乘馬航南下，在吉隆坡富都酒店聚會。

當晚，新航特別在都門為我們設宴餞行。

新航半島營業經理邱真保及一些在都門與新航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都是訪問團的成員，有

了邱君隨行，萬事都可拜托。

我是第一次出遠門，對這些陌生的國度，懷着旖旎的憧憬與激奮，但對異國——尤其是韓國的氣候，更有不勝寒的忐忑。

問朋友，有的說要準備冬衣，有的認為加上大衣與內套就够了，我沒有冬衣，只好準備寒衣與夾克，相信還能抵禦漢城的寒冷，何況已是初春時候！

遠行前夕，妻的叮嚀，朋友的關照，孩子們爲禮物的渴望；使我短暫的揮別沖淡了旅途的寂寞。

（一九七六·三·十寫于離馬前夕）

台北——溫情滿街

三月十二日的清晨，從都門梳邦機場啓程，我們一行廿餘人，應新加坡航空公司邀請，乘了新航波音747型客機，飛向台北。

新航主辦港台教育訪問團，除了我代表星板日報受邀之外，另外還有三家華文報代表以及旅行社與航運之代理，新航馬來半島營業經理邱眞保，營業代表胡武保及黃循曼是我們的領隊。

飛越南中國海，經過三個小時廿分鐘的飛行，在九龍啓德機場稍停片刻，繼續橫渡台灣海峽，歷時一個多鐘頭，我們抵達了台北松山機場。

夕陽下的台北，氣溫爲華氏五十九度，對於熱帶的旅客，的確有些冷冽。

我們下榻在峨嵋街的世紀大飯店，晚餐在豪華酒店受到新航台灣區總經理洪詩明的熱情款待。

這是一家極受外國遊客，尤其是日本人所歡迎的酒店，我們一邊用餐，一邊欣賞傳統的中國古裝戲劇，花蓮阿美族山地歌舞，新潮歌舞，什技與魔術表演，這裏的節目緊扣顧客的心絃，掩蓋了不週的招待和普通的菜色。

台北市——雖然是一個擁有二百餘萬人口的台灣第一大都市，但是繁華中的市民，還是保存了親切的人情味。

在台北不管是侍者、接應生或計程車司機，都不為小費計較，即使顧客沒付小費，他們依舊笑容可掬的殷勤服務。

在西門町一帶的百貨公司裏的售貨員，對顧客永遠是那麼千依百順，任你東撿西挑，即使不買，她們還是留下一個甜美笑靨送客。

台北的溫情，是香港找不到的。

台北的夜晚，對陌生的旅客也不會感到寂寞，這裏有不勝枚舉的酒店、咖啡廳、電影院、歌廳、夜總會和百貨公司，給台北的夜生活帶來了無憂多采的夢鄉。

在台北，縱然是單獨一人走在僻靜的夜街，也毋須耽心歹徒攔途搶劫，這裏良好的治安給旅客服下一劑安然無憂的定心丸。

三月的陽明山

我在台北第二天，朝陽未露便趕到台北近郊看看陽明山的景色。

陽明山在大屯山與紗帽山兩處高峰之間，海拔四百公尺，車輛可以沿着迂迴的公路行駛上山。山路兩旁松柏爭綠，美麗的杜鵑綴滿陽明山坡，正是淡淡的三月天，花開在山坡上，開在小溪旁。

巴士爬上陽明公園大門停下來，已是陽光遍地。我們拾級而上，在古色的辛亥光復樓前看一樹盛開的櫻花，心理有滿懷新奇的喜悅。

陽明山的風景通過一層層疊成通往山嶺的小徑，暴露着大自然的隱密，經過人工精細的修築，把山林的秀氣，溪流飛瀑的氣勢特別雕塑出來了。

在陽明山的小隱潭或聽泉亭，聽山語和泉聲，心靈便會留下了一些說不出的暢快與飄逸。步入觀光台，「笑着星斗轉前落，俯視河山足底生」台北市的遠景落在濛濛煙霧裏，看不清遠處的建築物，就像畫中一筆淡淡的墨跡。

在陽明山大自然的境界裏，只要多呆一刻，便是多一刻生命的享受和逍遙。

你想風，風便從四面八方吹來；你想陽光，陽光就透過枝葉間篩落，要不是隨着團體，我真想在溪瀑山語中，盤桓竟日。

忠烈祠

從陽明山下來，我們參觀了中華藝術陶瓷公司，然後到劍潭山東南麓的圓山大飯店吃了一餐道地的中國菜。

圓山大飯店，建立在山坡上，在圓山眺望基隆河畔的台北與松山機場，另有一番雄偉的畫面。

圓山大飯店像一座中國宮殿式的建築物，是世界著名十八旅社之一，多為外國長官到台訪問下榻之高級旅店。

下午參觀了北安路的忠烈祠，整座祠堂按照中國宮殿式傳統建築，氣勢宏偉，肅穆堂皇。進口處之大門樓有二位陸軍儀隊鵠立守候，木然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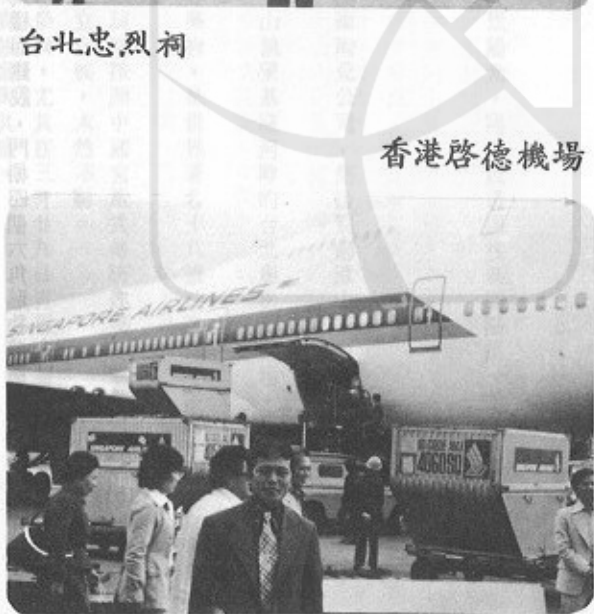
每年三月廿九日及九月三日舉行春祭典，尤其在三月廿九日青年節盛大紀念儀式中，中樞五院院長及文武百官，三軍及學生與貴族參與其盛。

忠烈祠的山門是仿中國古代皇宮式樣而建設，門楣四個六角形物體稱之門眼，為中國古代代表門第階級之標誌。

台北——溫情滿街



台北忠烈祠



香港啓德機場

來到烏來

三月十四日的下午，我們每位團員多付了十元美金，參加當地的飛達旅行社，來到烏來。從台北市到烏來，要坐一個多鐘頭的巴士，穿過永和，新店，我們在烏來山村小鎮的車站下了車。

烏來的車站，都讓遊覽巴士和計程車佈滿了。

小鎮一條狹窄的街道，擠滿了旅客，行人摩肩擦背，好不熱鬧。

商店裏擺賣着山地人的衣飾與土產，此刻橘子，枇杷與楊桃都已上市，橙青爭春。

穿過了小鎮，走過吊橋，雲山迎面，這裏四面環山，一水縈迴，樹木映着流水，清澈舒暢流入心田。

吊橋下的溪流，亂石中墨綠得嚴肅，溫泉冒着嫋嫋輕煙，畫中幽雅的境界，都歷歷呈現了。

我們沿着石級疊成的山路，爬上山坡，費了一些時候排長龍，坐台車（是一種鐵軌滑行之小火車），來到烏來山村。

烏來山村有山地人泰雅族的茅屋，紋身的山地人，美麗的山地少女穿着傳統的服裝在伴旅客拍照。嚮導告訴我們，乘高空覽車上雲仙樂園是危險的，我們到烏來，而未上雲仙樂園，確是一件憾事。

在烏來山村，仰望一帶白色的瀑布從雲仙樂園山巔峭壁瀉下，水珠四濺，俯看谷底大小石塊，更有一對對情侶在谷底訴衷情，渺小如鼠，為山谷崎嶇亂石添增了一份情調。

我們在烏來泰那魯文化村山地歌劇院看一場山地姑娘的歌舞表演。

赤腳的山地姑娘，又唱又跳，表現了山地人的青春活力，矯健可愛，山地人的生活，返樸歸真，彷彿拒繁華於千里之外了。

最後一個山胞聯歡舞，年輕的山地姑娘一窩湧下舞台，在台下觀眾群中找尋男伴，然後拖上舞台狂歡共舞，許多遊客都被這種熱情邀舞跳得如醉如痴。

看了一場山地歌舞，我們便踏上來時的山路，揮別烏來。

三月十三日下午，離開圓山大飯店，我們到外雙溪參觀中外聞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這座依山而建的中國宮殿式建築物，像一座氣勢雄偉的古城，而門前石階廣場上，昂然矗立孫中山的銅像。

參觀故宮博物院，就像欣賞了中國歷代古蹟文物的精華。

總共收藏了三萬餘件國寶，從石器時代到清朝的古蹟文物，包括銅瓷玉器、書畫、碑帖、文具、象牙、竹器、雕刻、織物、璽印等，精華薈萃，琳瑯滿目，這些展出也不是短短一兩小時的走馬看花，能够一覽無遺。

故宮博物院是世界四大博物院之一，它負起開揚華夏文物的重任。每隔三個月更換文物一次，配合展出的不同內容。

站在博物院廣場山頭，看外雙溪的風景，遠山近水，整個盆地的風光盡入眼簾。從外雙溪歸來，暮色蒼蒼，台北市華燈已亮。

我們在細雨中走進台北最古老的一座古剎——龍山寺。

這座具有二百卅餘年歷史的古廟，供奉着的觀音菩薩，是在二百卅餘年前由福建來台的移民從中國泉州晉江縣安海區的龍山寺搬過來的。

寺前有假山，小噴泉，襯托着古剎的宏偉。

進入龍山寺的大殿，有六對花岡石蟠龍大柱，這些精雕細塑的大柱是由廿餘位名匠花了三年時間所完成的藝術傑作。大柱上浮雕了山水、花木、龍鳳、水族、八仙、十八羅漢以及歷史故事，栩栩如生，充分表現了中國工匠精湛的手藝。

龍山寺的香火，常年鼎盛，附近的善男信女，都喜歡到廟裏來求籤，拜佛與許願。十三日晚餐，受到台北世紀大飯店總經理陳輝東的熱情招待。

(一九七六·四·五刊于星板日報)

花蓮——那一段險路

從一個華氏廿多度嚴寒冰凍的寒國，飛到五十六度氣溫下的台北，我有一份溫暖的喜悅。三月十九日的下午，飛抵松山機場，我告別了團體，像一隻離群的孤雁，單獨留在台北，小住幾天。

在台北碰到兩位米都的朋友——馬遠色與林貞霖，他們都為考察及籌組電子裝配工業而忙碌，異鄉遇故知，一時也沒有把臂共遊的機緣。

三月廿日清晨，在台北東南旅行社的安排下，我從松山機場乘中華航空的內陸飛機，飛到台東的花蓮，走向斷崖深谷，走向飛瀑溪流，穿過奇景連綿的東西橫貫公路。

在花蓮航空站，乘遊覽巴士，先到一間大理石工廠參觀。

花蓮縣共有二百多間大理石工廠，這裏對大理石的開採，堪稱一枝獨秀，估計花蓮山區所蘊藏的大理石達三千億噸，每年開採數量達一百廿萬噸，出產精良，而且還暢銷海外。

在大理石工廠，親睹熟練的工友，把一塊塊堅硬的石頭，用機械與手工磨琢成各種各樣精美的器皿，禽獸裝飾品和傢具等，表現了中華藝術的特徵。

車行二英里，來到橫貫公路起點——太魯閣，在長春詞下了車，一座綠樹飛瀑亭閣層疊的峭壁呈現在眼前，山是連綿的圍牆，亭閣是精巧的小窗，飛瀑如練，一幅攬心的畫面把我深深吸引，走下立霧溪，一條清澈的溪流躺在如藝術一般堆滿的鵝卵石之間，成群結伴的女生，正在溪畔鵝卵石上野餐集會，她們這裏一堆十多位女生，那裏又一堆十多位女生，在瀑布聲，風聲與笑聲中唱着青春的歌曲，一片無邪與滿懷歡樂。

長春祠是東西橫貫公路東段的第一景，是爲了紀念意外死亡的殉職造路英雄而建，祠廟上題「萬古長春」四個字，藉表對造路英雄之追思。

長春祠的飛瀑流泉，常年飛瀉，像七、八條白色的練子，點綴在千丈峭壁之上，構成美麗的山水畫面。

台灣的東西橫貫公路橫跨海拔三千餘公尺的中央山脈，全程長達二百公里，是當地政府發動勞民運動，運用了一萬二千人，耗資二億七千五百萬元馬幣所建設，費時四十六個月而在一九六〇年四月間完成。

橫貫公路沿線多爲高山峻嶺，斷崖深谷層巒疊嶂，公路大部份是鑿壁而過，峰迴路轉，綿延相接，因而在建設時，有四百五十名建路英雄意外犧牲。

許多文人墨客，曾把這條挺進雄偉的公路，命名爲「寶島長虹」，西方人則稱之爲遠東工程最偉大，風景最美麗的公路。

我們在長春詞逗留片刻，續程沿着橫貫公路挺進，嚮導報告說：「今天上午發生近年台灣最嚴重之地震，沿途峭壁大石墜落，堵塞公路，現在冒險前行，直到前路受阻時，我們也只好回頭！」

大家聽說地震剛過，心裏未免忐忑不安，萬一車過峽谷山路，頭頂上突然掉下一塊大石，整輛車便將被拋下無底的深谷，然而把我們帶進一個冥冥無憂的世界，粉身碎骨。

雖然如此，爲了一睹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橫貫公路的風光，我們只好壯着胆子，讓巴士載着我們走完那一段險路。

從太魯閣到天祥這一段崎嶇迂迴十二英里的行程，橫貫公路是嵌在巨岩削壁之中，雖然山勢多麼奇險，但是沿途景色的奇妙和偉大，已把不安恐懼的心緒栓住了。

太魯閣的山，像一座龐然大物，從深谷拔起直沖雲霄，有些山不見峰頂，仰着看山，峰

巒都在山霧籠罩裏，只見雲頭，而山是在虛無縹緲間，在茫茫的雲霧裏，像一幅國畫的山水歷歷展現。

我們在燕子洞下車，俯視無底峽谷，再仰望沖天崖壁，一種說不出的雄渾氣魄，從峭壁深谷裏傳來，沁入心扉，替換了都市的繁華塵俗。

來到九曲洞，公路的隧道與半隧道遙相接像九曲迴廊，峰迴路轉，巴士車在狹窄的公路沿着峭壁邊緣向前行駛，隔着車窗下望無地，一顆心像要隨着深崖下墜。

山谷越來越深，腳下遠遠的，是清澈的立霧溪水在大理石的峽谷間奔流，一股豪邁的心情也不斷隨着急流向遠處奔躍。

而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着一口吞噬着我們的巴士車，把它嚥進了山的盲腸裏，然後又吐出來，好像是朝天祥之前的一種艱辛的磨練。

我們從燕子洞到九曲洞這一段險路，幾處路面碎石滿地，嚮導告訴我們，這是當天地震時從山坡上滾下的巨石被清除後留下的遺跡。

我們冒險前行，司機一路向迎面開來的車輛探問前路的安全，小心翼翼的駕駛一個多鐘頭，在忐忑中來到慈母橋。

慈母橋是全座使用花蓮出產的大理石建築之大理石橋梁，橋頭踏着兩頭大理石雕刻的石獅，整座橋是那麼晶潔光瑩，宏偉中具有不同之風格。

慈母橋附近矗立一座別緻的慈母亭，是爲紀念母儀典範孟母而命名，發揚母愛的偉大。站在慈母亭上，從遠望山，山是一幅重疊的山水，從近下望，山麓下便是一床鋪着大塊

小塊大理石的山谷，那麼天然地從這個峽谷直伸到遙遠，而在另一個峽谷的迴轉間隱逝。

過了慈母橋，再走四公里路，我們便到了太魯閣峽谷的盡頭——天祥。

從天祥撥電到梨山，由於電線受地震中斷，不能通話，前路更加奇險難行，我們只好在天祥却步，一行人在天祥招待所匆匆吃過午飯，趁飯後小憩時間在天祥附近溜躑。

天祥的車站與招待所，建立在四面青山環抱的一塊小盆地上，盆地青青草地築成一個小小的花園，滿園短矮綠樹，蓋成一團的濃蔭，矮樹濃蔭下橫着幾張椅凳，是情侶嚮往的小天地。

天祥招待所是一座小巧別緻的東方色彩建築，綠瓦紅柱，還有小型游泳池和餐館旅店，點綴在青山綠樹之間，倒有一番清雅與脫俗。

離天祥招待所不遠一座橫跨缺谷間的普渡吊橋，行人走過，搖搖欲墜，下望是十餘丈深

谷，胆小確實不敢過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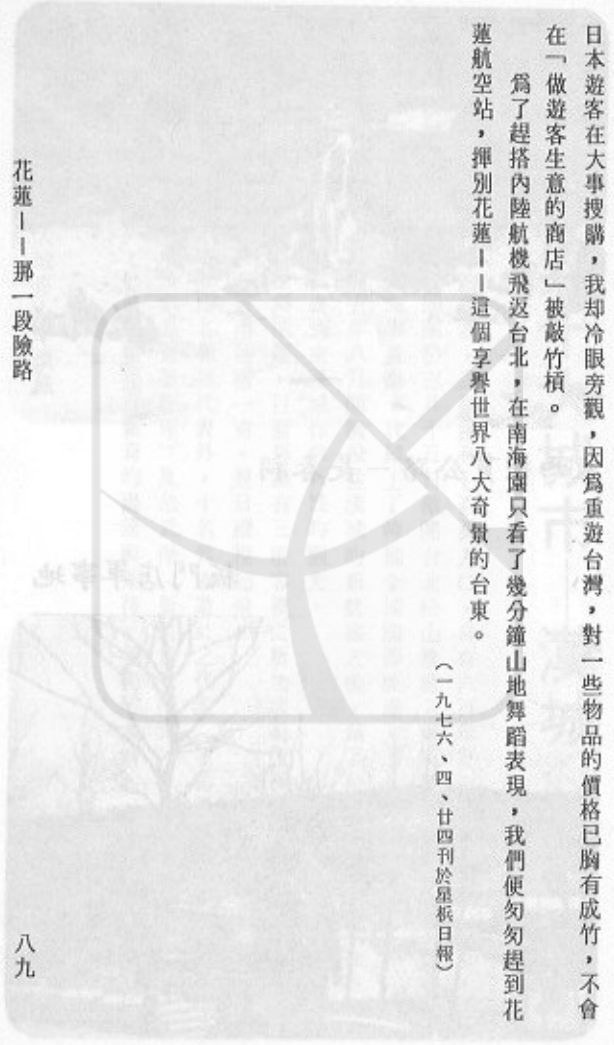
走過吊橋，又是一層層石級疊成通往山頭的小徑，山上是祥德寺，還有七層天峰塔和孟母亭，在森然靜寂中聽山語，聞花香。睡在與世無爭的高枕，做着淡泊永恒的夢。爬上山頭，此刻雖是中午過後，但在濃密樹葉交疊的山上，難得射下一隙陽光，濃影所及，不禁有些涼意。

天祥山麓下是一座寫有「浩然正氣」四個大字石碑上的文天祥塑像，古代戎裝披甲，一幅威武傲氣，有一股永垂不朽的凜然正義，塑像旁一幅巨幅石刻，刻着「正氣歌」。

在天祥匆促走馬看花一小時之後，乘巴士車從來時的險路趕回太魯閣的秀林鄉，在南海園欣賞山地阿美族的歌舞。

花蓮縣卅四萬人口中，阿美族及泰耶族佔了八萬多人，他們性格善良，喜歡歌舞，是屬於開朗而有些懶散的民族，過去多以狩獵為活，後因政府實施狩獵法令限制下，這些台灣東部的原住民改以農耕為生，而當地政府禁止漢人在原住民地區營業，以保護原住民的基本生活。

在南海園的藝品中心，擺賣台灣出產的藍寶石，瑪瑙等飾物及大理石雕刻裝飾品，一些



日本遊客在大事搜購，我却冷眼旁觀，因為重遊台灣，對一些物品的價格已胸有成竹，不會在「做遊客生意的商店」被敲竹槓。

爲了趕搭內陸航機飛返台北，在南海園只看了幾分鐘山地舞蹈表現，我們便匆匆趕到花蓮航空站，揮別花蓮——這個享譽世界八大奇景的台東。

（一九七六、四、廿四刊於星島日報）



東西横貫公路—長春祠

板門店軍事地



世界十大城市——漢城

漢城——大韓民國的首都，這個擁有七百萬人口，具有六百年歷史的世界十大城市，隨着新航主辦港台韓教育訪問團於三月十五日離開台北松山機場，乘新航波音707客機，經過兩小時的飛行，越過東海與黃海，我踏上了韓國金浦國際機場。

新加坡航空公司自從去年八月開闢飛往漢城的新航線之後，爲了加強服務，此次特地邀請西馬報界與旅行社的代表到來漢城作教育性的觀光。

新航在漢城的服務極爲活躍，目前每週有三班客機從新加坡飛往漢城，爲減少旅客長途飛行的疲憊，特地安排在香港留宿一宵，翌日續程起飛。

我們一行十六人，除四名報界代表外，十名爲旅遊社之代表（包括四位女性），另二位是領隊邱眞保（新航馬來半島營業經理）及胡武保（新航營業代表）。

第一次來到漢城，心裏頭難免有新奇的渴望與期待。午後的漢城，一片晴朗，陽光明亮

得有些刺眼，但在華氏五十四度的氣溫下，陽光却失去了它的熱能，一點也不炙膚。

從金浦機場乘遊覽巴士到漢城，橫跨漢江，眺望幾座跨越漢江的橋梁，使人不禁感嘆工程的宏偉，也可窺視漢城今日的繁榮。

這條長達三百公里的漢江，蜿蜒在面積四百平方公里的漢城，那碧綠的河水，給初春時節，遍地不見青草的漢城，添增了不少悅眼的綠意。

雖然冬天已過，但是遍地春陽還是喚不醒冬眠的葉子，從機場到我們下榻的旅店，途經汝矣島洞之五月十六日廣場，一路上垂柳樹木，只見光禿的枯枝，未長綠葉。

過了漢江，進入漢城，觸目的高樓大廈，摩天發展，十線道的寬敞公路，車水馬龍，天橋地道行人熙熙攘攘，縱橫的地下鐵道與熱鬧的市場，已一掃廿五年前曾因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爆發的南北韓戰爭及一九五三年再次被戰火洗劫遺下的殘跡，取而代之是蓬勃生氣，躍進與繁華的徵象。

韓國在一九四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美國與蘇聯兩國同意之下，將韓國分成兩個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從北緯線卅八度以上為朝鮮人民共和國（北韓），北緯線卅八度以下為南韓（大韓民國）。

北韓全國面積四萬六千五百四十平方里，首都平壤約有七十萬人，全國人口爲一千五百萬人。

南韓佔地三萬八千零四平方里，人口達三千五百萬人，首都漢城人口爲七百萬人。

漢城，曾於一九五〇年韓戰時期，兩次被北韓軍及中國軍所佔領，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三日宣佈停戰後，漢城經過積極重建，目前已成爲大韓民國之行政、政治與文化中心。

五百多年前是李朝第一任王帝於一三九二年所發現，於一三九四年建都於漢城，並在一三九六年建立昌德皇宮。

這裏有古色古香的宮殿，風景旖旎的秘苑，古蹟石塔，亭榭樓閣，國立中央博物館，幽雅的寺廟，現代化建設的旅店等名勝，令你流連與陶醉。

韓國雖然深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尤其曾受日本統治的影響，從建築與風俗都具有中日的風味，但却不失韓國傳統特有的遺風，今日的漢城，雖然繁華取代，還是保存着韓國固有的文化與特色。

我們下榻於廿五層的「東急酒店」，俯視漢城，遠處是光禿不見樹木的北岳山峰，近處是毗連的高樓大廈。

整頓了行李，我們在大韓旅行社的安排下，乘遊覽巴士到一家韓國料理的餐館——「巨龜莊」，吃了一餐道地的韓國火鍋。

韓國料理是以牛肉片和蔥蒜加上調味品倒在火鍋鐵板上攪拌，隨熟隨食，還有海苔、生白菜、黃瓜醃椒醬，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個個讚不絕口。

韓國的白飯，都加上一些薏米，吃來有些不習慣。韓國每逢拜三及拜六，餐館都不賣飯，因為當地政府鼓勵人民吃多樣化糧食，以節省米糧。

龜在韓國人的心目中，象徵吉祥和長壽，許多餐館喜歡以龜命名，我們第一天光顧的「巨龜莊」，店門入口還懸掛一隻巨型龜的雕刻。

在漢城的市民，生活比較寬裕，而大多數鄉村人民，生活是貧苦的，普通的人民月入才百餘元。

我們訪問了一個韓國典型的鄉村——「烽岩三里村」，村民多務農為活，村裏菜畦縱橫，還有魚塘，房屋建築有點像中國的農村。

漢城的女生或女售貨員，熱情得可愛，尤其對外國旅客，更是殷勤招呼，落落大方的態度，使你倍覺親切，丟開了做作虛假的面具。

漢城共有三萬多名華人，他們大部份是從台灣遷居此地，由於韓中友好關係，當地華僑居留證每三年申請延期一次。

據一名在漢城開餐館的女僑生透露，當地華僑經商多與韓國人聯營，華僑本身名義經商將被徵收昂貴的營業稅務，以韓國人聯營不但可以節省稅務，而且受到韓人熱烈光顧。

（一九七六、四、九刊于星板日報）



漢 城

韓國景福宮一景



華克山莊的一夜

一連三天在紛鬧繁華的漢城，對我這個遠遊的旅客，已有幾分紛擾的厭倦。

三月十八日，飛離漢城前夕，我們——新航教育訪問團決定轉移陣地，收拾行李，離開南大門的廿五層東急酒店，到漢城近郊的華克山莊住了一夜。

華克山莊，距離金浦機場廿四里，從漢城乘車到山上，只需半小時的行車。

華克山莊建立在古代阿且山城裏，華克是韓戰時期遇難之美國將領華克將軍的名字，此山為紀念將軍的犧牲而命名。

一九六六年，前美國總統約翰遜訪問韓國時也在此山渡宿。

華克山莊是由十三棟傍山而建的別墅，六座酒店（共有二百六十五間客房）組合而成，面積佔十七萬坪，主要之三層建築物為大堂，大堂底層便是聞名之賭場，太平洋夜總會餐館，還有室內室外游泳池、酒吧、滑冰場、兒童遊藝場、射擊場、騎馬場，購物商店等，應有

盡有的娛樂與運動設備。

大堂不遠是中國宮殿式，水上樓閣——明月餐館，供應着中國菜式。

明月餐館，像一座古色的樓閣，浮在水面，步入樓閣，像隻身水上人家，閣樓底下四週環水，水面浮着荷葉，噴泉吐着水花，一池漣漪盪漾着一池詩意，幾株垂柳搖曳着滿樹柔情，這小樓，就像夢裏迷濛的意境那麼教人迴想。

我們下榻的酒店，依山面水，山底下的漢江呈露一半金黃色沙土，有幾架卡車在乾涸的河床馳駛；而靠山的另一半河床却是藍色清澄的江水，那一帶抒情的碧藍柔麗得像朝鮮的小公主，任誰也會喜歡！

傍晚時分，走出酒店，冷凜的寒風撲來，叫人哆嗦，從華氏五十四度氣溫驟降廿餘度（攝氏零下六度），這種初春反常的氣候，穿上四層衣服還是難以忍受。幸虧山上從一間酒店到另一間酒店都有他們自備的德士接送。

我們在山莊最豪華建築物——大堂底層的太平洋夜總會吃西餐，一邊欣賞清一色的韓國典型歌舞。

那裏的演出，除了具有韓國典型歌舞外，還穿插狂熱新潮的西洋舞蹈。舞台的佈置千變

萬化，演唱的歌女從半空中滑落，歌聲從空中飄來，曲終之後，歌女隨着暗下來的燈光隱失，緊接着另一個繽紛的畫面，追着明亮起來，加上活動的舞台，優美的佈置，七彩的韓服，美化着每一場表演，人人都拍手叫絕。

還有簫箏樂器演奏，如傾如訴，優美的音樂教人回味。

假如不是在華克山莊，漢城市的夜總會也很難看到那麼典型的韓國歌舞，在台北和我國，更難得一見了。

從夜總會出來，我們大多數溜進了賭場，小賭一夜。

賭場設備豪華，並且免費供應煙酒，只要花區區十塊錢馬幣（等於韓幣兩千圓），就可以儘情享受賭的刺激。

漢城市共有五家賭場，都具有國際水準的設備。

山莊上不受漢城十二點午夜至凌晨四時的宵禁令限制，有兩位美國女遊客因誤了下山的夜車，迫得在賭場內消磨達旦，賭場是廿四小時營業的。

三月十九日早晨醒來，窗外是一片陽光，一遍晴朗。

雖然外頭天氣寒冷，爲了一睹山上風光，我們四位新聞從業員寧可冒着嚴寒，迎着燦亮

但不熨熱的朝陽，走向山頭。

那些不高的松栢，那些雅緻的別墅，那些破裂的石階，一排排的立成風景，一層層的疊成通往山巔的小徑。

山徑石階，我們檢拾着冬天留下來的枯葉，在初春的早晨，追逐着爬上山頭。

來到山頭，華克山莊的別墅、酒店、游泳池，以及遼闊的漢江都歷歷呈現在腳底下。此刻既使全漢城的市民在下面齊呼嘶叫，說什麼漢城車多人噪難得清靜呵煩死人呵，我在華克山莊仍是冥冥不可聞的。

山頭的風從枝葉間翻過，陽光從枝葉間染過，雲在天空浮着，水在漢江流着，一股興奮的情緒從山間深處慢慢滑進了寂靜的心谷。我掬一把山的靜穆，裝一袖的山風，蓄一筐的春陽，準備帶回家去作一種記憶！

從繞過背山的路，我們下山，通過一片短矮的松栢樹林，突然發現一條清澈的溪流，靜然不動，一位同業伸脚踩一踩，竟是結冰的水面，一夜之寒，冰凍也有半寸。

走出松林，一塊木枋上寫着「新婚紀念植樹園」，原來滿坡松栢，都是新婚夫婦到這裏渡蜜月時，親手栽種的。

日久之後，我想這裏滿山都是連理枝，滿坡都是「情人樹」，那倒有另一番綿綿情意。顯然的，華克山莊，是新婚夫婦最理想的蜜月山頭。

回到酒店，一些女團員聽說我們去了「新婚植樹園」，也想去看看，但是領隊限於時間短促，催大家收拾行李，準備下山。

我們在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趕到金浦機場，結束了漢城四天的旅程，乘新航客機飛離韓國。

漢城之遊，給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我將會永遠追逐着這一段遙遠的記憶。

（一九七六、四、十二刊于星島日報）



景福宮內與韓國女生留影

華克山莊



漢城的宮殿

古色古香的宮殿，給現代化的漢城市保留着古舊傳統的藝術；精緻的亭子，富麗的樓閣，配合碧藍的湖池，融合起來便是教人難忘的遊覽勝地。

我們在三月十六日，隨着大韓旅行社嚮導李正姬女士的引導下，參觀了漢城南座古代帝王的宮殿，宮殿之構造，具有濃厚中國宮殿之色彩。

上午，先到昌德宮，進入正門，便是中國宮殿式的建築——敦化門，這座朝鮮太宗王（一四一二年）創建，門外有九千公斤的巨鐘。

昌德宮之正殿爲仁政殿，其他建築包括宜政殿、熙政堂、大造殿、御車庫、內醫院、樂善齋、嘉靖堂、芙蓉亭、映花堂、宙合樓、演慶堂、半島池、玉流川、凌虛亭、瑤源殿等十八景。

仁政殿爲朝鮮太宗五五年（一四〇五年）創建，在日本侵佔朝鮮時，被大事破壞而燒燬

，於一六一一年重建，又被大火焚燒，目前留下之建築物爲一八〇四年重建。

仁政殿是國王接見文武百官朝賀，接受外國使節朝見及進行宮殿儀式之場合。

在大造殿裏，我們參觀了國王的王座，寶蓋井鳳凰，都是別出匠心的雕刻，朝鮮的文武百官朝見國王時，只能與國王側面而立，不能正面對話，大造殿是國王與王后起居之處。

宣政殿中，有世子內室，書齋，十九世紀中國製造之國王寢台（龍床）玉璽，英親王幼時服裝，玉梁金冠，珠燈，方相氏假面具，七寶香爐，青華白磁辰砂彩十長彩壺，宮中遺物紅真等。

走出森然的宮殿，戶外的景色，縈心繫眼，潔白微陡的道路，常青的松柏，蕭條的枯枝，使人在初春的感覺裏，也知道冬天剛剛溜過。

後院山頭池畔，便是秘苑，園內的亭子樓閣是在一四〇六年動工興建，直到一九二一年才完成四十四座樓閣。

樓閣之建設，依山傍水，配合佔地六萬一千九百餘坪之秘苑大自然的景色。

秘苑是古代國王與王族妃嬪遊山玩水，享受釣魚，喝泉水，欣賞百花美景的消遣所在。秘苑的亭樓池影，相互輝映，走進秘苑，像陶醉在幽靜清雅的無人境界，雖然冬天剛過

，只見松栢呈青，其他花木都撐着光禿的枝葉，但這樣的景色，已足以將整個心靈超然攫住，不問世間繁瑣俗事，站在魚水門內的宙合樓，讓雙眼拾掇秘苑的美景。

宙合樓是宮中賜宴之場合。

假如在五、六月來訪，想像裏，百花齊放，綠水瑩迴的秘苑，會有更多攪心的迷人景色，我們都在可惜，來得太早了。

下午，我們來到另一座宮殿——景福宮去參觀。

這座皇宮是朝鮮時代李朝所建之主要宮殿，在一三九五年建立，當日本侵略朝鮮時極盡破壞能事，景福宮十餘棟建築物被毀於一場大火中，目前留下來的，都是十九世紀以後重建者。

景福宮正殿爲勤政殿，背北岳山而立，如昌德宮之仁政殿，是國王接見文武百官朝賀，接受外國使節之主要場合。

殿外周圍鋪砌石塊，另有四方回廊，十六世紀日本侵略時被燒毀，於一八〇七年重建。景福宮內有建春門、敬天寺十層石塔、學術院、藝術院、景福宮醫務所、勤政殿、千秋殿、思政殿、慶會樓、修政殿、峨瀾山、曲水池、成化堂、香遠亭、韓國民俗博物館、國立中央博物

館、齋壽閣、慈慶殿等。

慶會樓建於一座人造湖中，由四十八根石柱頂立浮於湖面，四週花木點綴，水上樓閣，別有一番風味。這是過去國王接待高官和外國使節開慶功宴會之地。前美國總統約翰遜訪問韓國時，曾在此樓接受盛大宴會招待。此樓在一五九二年被燒燬，而於一八六七年重建。景福宮內的敬天寺十層石塔，具有六百餘年的歷史，以大理石建築，塔身每一層有菩薩神仙，草花及蟠龍等，纖細精美的雕刻。

其他著名石塔有法泉寺、智光國師玄妙塔、淨土寺弘法國師寶相塔、南溪院七層石塔、山清冷鶴裏三層石塔、葛項寺三層石塔、中興山城雙獅子石燈等，共廿餘座。我們在景福宮內參觀了國立中央博物館，這裏收集了韓國四千年歷史的八萬件國寶，這裏有古墳出土品，車形土器、龍頭龜身形陶製注子、金冠塚金冠、純金製帶、腰佩、王妃配帶之金製耳飾、金製冠飾、金帽曲玉、木枕、鎮墓獸、古新羅時代之陶製騎馬人物像，白磁大壺、粉青鐵彩魚文瓶、青磁象嵌牡丹花文瓜形花瓶、高麗青磁雙獅子陶器枕、青磁象嵌透刻箱子、十二世紀後期高麗時代之青磁象嵌雲鶴天梅瓶、三國新羅時代（六至七世紀）之金銅彌勒菩薩半跏像，還有李在寬親筆名畫「松下人物圖，卡相壁的貓雀圖，申潤的風俗畫等」歷史文物，參觀

了博物館我們像上了韓國歷史的一課，對朝鮮的朝代與歷史有了皮毛認識。我們在大韓旅行社的安排下，繼續到東大門市場，這是韓國最大的本地市場，共有六萬間各途商店，攤擺，售賣一切生活必需品，特別是著名的韓國絲綢，市場內不可能在匆忙中繞一週，我們只走了幾家商店，便已茫無頭緒，一些團員在人群中迷失，後來被嚮導李正姬找回來。

乘着遊覽巴士，我們沿着陡峭的山坡，爬上南山俯瞰漢城。南山是李朝首都漢城的邊界線，山上有過烽火台，在國家危難時作為通報敵情之地。目前山頂還有兒童宮，八角亭，瞭望台，國立圖書館，滿山之間，可見軍隊在駐守。我們也到漢城市北面環繞北岳天路，巴士在半小時山區行駛，俯視漢城全景，別有一番情趣。這裏是南韓總統朴正熙宮邸所在，一九六八年曾發生北韓特務下山暗殺朴總統事件，因此天路駕駛途中一概禁止拍照。

漢城每天午夜十二時至凌晨四時，實施宵禁令，不過旅客持有國際護照的話，可獲得特別的通融。

(一九七六、四、十四刊于星島日報)

韓戰停火簽約地

板門店行腳

有着相同的語文和風俗，相同的血統，本是同根生的朝鮮民族，却在一場殘酷的戰爭過後，外來勢力與人爲的因素把朝鮮半島腰斬爲南北兩個不同政治體系的國家。

從北緯卅八度分割爲二，北部是朝鮮人民共和國，南面是大韓民國，兩國的人民，都渴望能够統一，親離朋別得予重逢。

但是廿餘年以來，在板門店進行了三百七十多次的談判，還是談不出一個結果來，南北韓兩國繼續排演着國家分斷的悲劇！

板門店！也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爆發的南北韓戰爭，以四百萬人傷亡的血腥代價換來一九五三年七月廿日的停戰簽約的地點。

目前在南北韓非戰區聯合國指揮總部與韓國有關當局的安排之下，外國遊客已可深入訪問這個位於漢城北部六十公里，南北韓戰爭停火線中心點的板門店。旅客只要把姓名，護照

號碼與國籍在四十八小時以前通報當地之旅行社，便能前往參觀。

南韓的人民，却不准進入板門店，當地人民只能到達臨津閣，眺望自由橋以北地帶，許多韓國人民每逢佳節群集此處，觀望近在眼前，但被軍事隔絕而遠在天邊的親友，望鄉興嘆！

我們新航教育訪問團於三月十七日特別安排一天，到板門店觀光。

這是一段難忘的旅程，深入軍事邊界，體驗一下國家分斷的悲劇，確有不同的滋味。

從漢城北上，我們乘遊覽巴士越過獨立門，便進入空曠遼闊的原野，舉目可見的都是連綿起伏的山巒，由於初春時節，草木皆枯，只有路邊松栢爭綠，山巒呈現土黃色的光禿。

獨立門是一批愛國人士於一八九八年韓國處於列強爭奪分割危險時期，為鼓起韓國人民之獨立毅志和決心而建蓋。

接着我們經過的公路，也就是連接韓國和中國之交通要道，韓戰時期在此段公路上有過數次血戰，也是聯軍乘勝進駐平壤與新義州的通道。

路過愛德華軍營，那里有多架坦克軍陣，共有四萬美軍在此駐守，維護南韓，軍營一帶公路兩旁還有坦克障防的設施。

車行半個多鐘頭，我們來到臨津閣，臨津閣是臨津河畔面北背南而建之雙層閣樓，這裏售賣韓國土產，手工藝品，嚮導告訴我們，只能朝南面拍照，臨津閣是五百萬北韓難民投奔南韓後，經常到此遙望北韓家鄉之地，因而也叫「望鄉之家」，是韓國人民能够來到最北端之界線。

在臨津閣逗留片刻，我們續程北上，跨過一座以鐵架建造之軍事用橋——自由橋時，一名美軍上車檢查遊客之護照，然後才准前行。

自由橋不遠有一座只餘橋墩不見橋身的斷橋，那是韓戰時期被炸毀之殘跡，這裏不遠漢山附近是漢城新義州鐵路線中斷點，過去從漢城北上，能够搭火車直透北韓之平壤，續程到中國之東北而至蘇聯莫斯科，但韓戰過後，這條長達五百九十九公里的新義州鐵路線到此中斷，已不再銜接，中斷點豎立一塊木板，上面寫着：「鐵馬慾奔絕」的字句，令人觸景哀嘆！

自由橋是在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後建設之軍用鐵橋，只能容一架車輛通過。韓戰時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名戰俘通過此橋，投奔南韓。

過了自由橋，我們進入美軍後援部隊的營地，從這裏開始禁止拍照。我們的行程受到美

軍的支配與安排，並由一名美軍引導我們驅入板門店參觀。

在這裏，我們都受到服裝檢查，蓄長髮，穿牛仔褲的男仕與穿迷你裙的女士將被禁止前往，以避免北韓利用作為反宣傳的把柄。

每一名旅客還須在胸前掛上一個標明「賓客」鑑別身份的牌子，同時需要親自簽署一份志願書，說明此次前來參觀若發生任何人命傷亡，概與美軍與韓軍無關，一切後果都由本身負責。

在美軍後援部隊附近，有一座農村，命名「統一村」，這是南韓政府鼓勵國民提高生產計劃下，聚集當地原住民從事雙造稻生產的農村，村民約二百人，村民享受特權優待，不須納稅及服兵役，每人入息比普通韓國農民豐裕，平均每月收入約二百餘元馬幣。

在板門店附近，北韓政府也建立一座性質相同的農村——「宣傳村」，與南韓的「統一村」分庭抗禮，這兩個農村建立的目標，無非在作政治上的宣傳，顯示雙方政府對人民的厚待。

進入板門店之緩衝區，路旁哨站北韓軍向我們揮手招呼，但是嚮導告訴我們，絕對不能理睬，不然行程將被取消。

我們先到軍事停戰委員會談判地點，會議室內一張長方形會議桌鋪上青色絨布，中間一條線分割成爲南北韓的分界線，北方是北韓代表座位，有一面朝鮮旗，南方是南韓代表席，立着聯合國旗子，這裏共進行了三百七十次談判，成爲近代史上最長的談判。

雙方談判時，南韓代表是先以英語後韓語發言，北韓代表則先以韓語後中國語發言。我們在會議桌拍照留念，室外有美軍把守，以照顧安全。

韓國雙方的人民，在未能統一的情況下，都希望雙方進行談判，因爲談判中可以避免戰爭的觸發，既使談不出甚麼結果，總比軍事衝突來得安穩。

南北韓分界線全長二百公里，以鐵絲網分隔成南北兩國之邊界，依山地形勢劃成之一條曲線，界線兩旁樹立了一千八百個分界牌，朝南者以英韓文書寫，朝北的牌板則以中韓文書寫。

在板門店三八線內非武裝地帶之軍隊，是由代表共方的波蘭，捷克，代表西方的瑞典，瑞士之四個中立國，美國及朝鮮之軍隊所組成。

從會議室出來，旁邊有一旗台，豎立着參加韓戰聯合國軍的十六個國家之國旗，迎風飄揚，彷彿在顯示外國勢力的威風。

登上「自由之家」，板門店最美麗的建築物，向北望見北韓一九六七年所建立之「板門閣」，白色雙層的堂皇建築物，與南韓之「自由之家」遙遙相望，兩座建築物都是南北韓政府在緩衝區內的行政總部。

南韓人民在佳節來臨時，可以獲准登上「自由之家」之樓閣，向北眺望，唱着聖誕歌向北方的親友祝福。

在板門店南韓哨站可望北韓哨站，各哨站都有軍人駐守，時時以望遠鏡在互相觀望，以觀察彼此的動靜。

西南角有一條通往北韓的道路，路上橫跨一座橋樑，這便是聞名的「永別橋」，橋的南北兩端各有南北韓哨站。

韓戰結束後，雙方通過「永別橋」交換戰俘，在通過此橋之前，決定投靠自由或共產之後，一旦過橋，便永遠不能再回返，故名「永別橋」。

離開了板門店，我們在美憲兵的引導下，到美軍後援部隊營地餐館與同來的台灣旅客共用午餐，然後踏上歸途，南下漢城，結束了這一段別開生面的旅程。

(一九七六、四、廿一刊于星板日報)

南北韓談判地點—板門店會議室

南北韓交界—板門店



台北與香港街頭

從花蓮回來，我原想第二天繼程到基隆，野柳，甚至南下台中日月潭及高雄一帶暢遊痛快，但是天不作美，從三月廿一日開始到廿五日，台北的氣候，一直像翻臉無情的少女，任你怎麼陪笑，怎麼挑逗，也挑不開那張反胃的面罩，露出一絲的晴意來。

聽說基隆是「雨都」，假如台北霖雨不絕，雨都更是淋淋漓漓，淒淒切切的黑白一片。那股興致勃勃的遊勁，也被這一場蕭蕭的冷雨沖淡了，我索性呆在台北，在雨困的異國城市，消磨短暫的假日。

雨困的時候，蟄伏在中山北路大飯店客房內看彩色電視，也是一種愜意的享受。這裏的電視節目是由國營之中視，民營的華視及台視，共三個電視台播映，內容豐富，而且大部份是台語及華語片，歌舞喜劇與話劇，都是由當地著名歌影明星現身亮相，教人屢看不厭。

台北之夜，包涵着繁華城市的浪漫和多采，夜總會，舞廳，咖啡廳和酒家，都是聞名的

銷金窟，這些吸引遊客的風月場所，盡是美麗年輕的舞女，酒家女和侍女熱情地投懷又送抱，再為你編織一個「初戀在台北」的電影故事；呵！台北，便是靠這些為遊客製造愛情的風塵女子，截至一九七三年吸引了八十二萬名的觀光客湧入台灣，為台灣帶來了二億七千八百餘萬美元（等於馬幣六十九億五千餘萬元）之觀光外匯收入，直到一九七六年，往台觀光的旅客已增至三千萬餘人。

當然，台灣旅遊業的發展主要因素，並非全靠色情事業的昌盛，近年來當地政府與人民共同的努力對觀光設施不斷的改進，也是促成旅遊事業蓬勃的潛在主因。

台北的小吃，與山珍海味，滿漢全席的酒宴迥異其趣。

到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圓環夜市走一趟，便可以看到台灣小市民的生活情調。

華燈初上的時候，也正是圓環開始熱鬧的時刻，直到午夜還是人群熙來攘往。

圓環的市容，一半為售賣日用品的攤販，一半是賣小吃的攤棚，而圓環的遊客，一半是到來購物的小市民，一半是夜遊的食客。

以購物來說，這裏的物品價格較一般商店便宜，以飲食而言，圓環幾乎備有全台灣各地著名的平民小吃。

除了圓環的小吃之外，我到過永和品嘗豆漿與燒餅油條，味道也真不錯。

在永和的街道，每隔三五間商店便有一家豆漿店，即使深夜到來，豆漿店的燈火還是燦亮如晝。

所謂豆漿店，賣的主食並不是豆漿，而是燒餅油條，豆漿只是副食。以乾巴巴的燒餅夾着油漬漬的油條，一大口一大口的咬，一滿嘴一滿嘴的嚼，然後借助一瓢豆漿，香脆可口的燒餅油條便囫圇下肚，吃相表現雖然粗野，但却很有山東吃法的味道。

在台北住了五天，我這倦遊的旅人，歸心似箭，三月廿六日中午，當我提着行囊步出峨嵋街的世紀大飯店，外頭亮麗的暖陽驅散了幾天來的陰霾，意外的朗潤和溫暖，使我心裏不禁埋怨遲來的陽光，在我揮別台北的時刻，才露出豔麗的光輝來熱情的召喚！

從台北到香港，已是下午時分，我在歸程中單身匹馬，再也沒有同伴照應的方便。在九龍的啓德機場，爲了提携四個笨重的行李，使我煞費周章。

啓德機場給我留下第一個印象，是冷酷無情「有水冇得頂」的人情味。在機場室提拿行李的腳夫，給了十元台幣還嫌不夠，咕嚕幾句，再付十元才滿意，而連「謝」一聲也沒有。

我在九龍漆咸道 PARK HOTEL 下榻之後，把攝影機擱在旅店，附近逛逛。

九龍的街道，入夜燈光燦爛，從漆咸道到彌敦道一帶，五顏六色的商業招牌，從兩旁建築物伸向街心，琳瑯滿目，令人眼花潦亂。

九龍的街巷，東一個書攤，西一個書攤，擺賣的盡是色情書籍和畫報，這種現象和台北的書攤截然迥異，（台北是嚴禁色情書報）從書攤上就可窺視這個擁有四百餘萬稠密人口的港島色情泛濫的嚴重性。

彌敦道一帶，有不少畸形酒吧，有一種無上裝酒吧的酒女，只掛一絲三角褲，簡直是把赤裸裸的肉體擺在高高在上的圓檯上，任由酒客撫摸品嘗。

從尖沙咀乘渡輪橫跨維多利亞港，渡輪上眺望燈火燦亮的香港夜景，絢麗迷人。

乘搭港九渡輪，費時不到十五分鐘，便抵達對岸，我在港島的愛丁堡廣場溜一遭，看見一些人群往外圍投注站湧擠，上前看清楚，原來是場外賭馬的馬迷在搶購馬票，投注站附近廣場上，都是人手一份報紙，在暗淡街燈下搜讀「貼士」，這些馬迷男女老少都有，唉，香港賭風之熾熱，由此可見一斑！

從愛丁堡廣場渡海回到九龍旅店，已是深夜，可是港九燈光還明亮得像白天一樣，夜市正在紛鬧，夜生活正在活躍。

在九龍住了一夜，三月廿七日上午我便從啓德機場起飛，開始踏上歸程。

抵達都門的梳邦機場，步出機艙，一陣熱浪襲來，提着行李，我不禁滿頭大汗，兩個星期在寒冷的異國渡過，回歸熱帶國土，對這突然轉變的燠熱，頗有不勝負荷的感覺。

從都門搭內陸飛機到板城，我已像倦飛的鳥兒，帶着回巢的喜悅結束了這段金色的旅程！

（一九七六、五、十一刊于星坡日報）

後記

「心靈集」的面世，是我個人血與淚的融合，心靈歷程的反映。

也是我在寫作道路上摸索了一段好長的日子過後，第一本嘗試出版的集子，好壞全在此。

不管「心靈集」的出版是一個啓步，還是一個終點，我總覺得祇要將自己的心靈語言，能留下一個紀念；祇要把自己的感受，能讓別人也激起一份並不寂寞的反應，那就够了！

我的寫作過程，都在斷續中舉步。雖然寫得不够動聽，也不够認真，但是我始終抱定一種嚴肅的態度，不作無病的呻吟，也不作優渥的禮讚。

「心靈集」的出版，首先我要感謝那些刊登賀詞支持本書出版的朋友，慧適與丘梅兩位文友百忙中爲本書寫序，名畫家謝德謙兄設計封面，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激。

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够給我帶來更多誠懇的鼓勵和批評！

心霞集出版誌慶

匡世箴言

亞羅士打

馬遠色 PPJKN
駱明賢 PJK
金能水
陳木蓮

林坤城
駱德有
鍾德和
許炎昌

賀全

心霞集出版誌慶

一紙風行

亞羅士打

李金木
林建發
泰國飯店
新桃園酒家

合發發展有限公司
敏申企業公司
彰發絨羽批發商

賀全

心霞集出版誌慶

雅俗共賞

亞羅士打

准拿督余銀山律師
植廉貴太平局紳
謝崇洲太平局紳
張文河太平局紳

全賀



作者簡介

蔡欣，本名蔡泉興，卅五歲，福建南安人，出生於吉南麻坑小鎮，肄業麻坑新中小學及居林覺民中學，現任星檳日報亞羅士打辦事處主任。

一九七五年受吉打蘇丹殿下封賜 P. J. K. 服務有功勳銜。

心霞集

封面設計：謝德謙

版權作者所有 嚴禁盜印

著作者：蔡欣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承印者：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三元

一九七八年五月出版